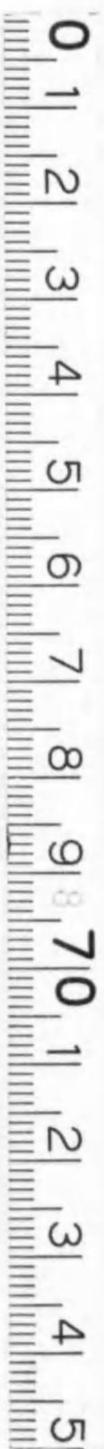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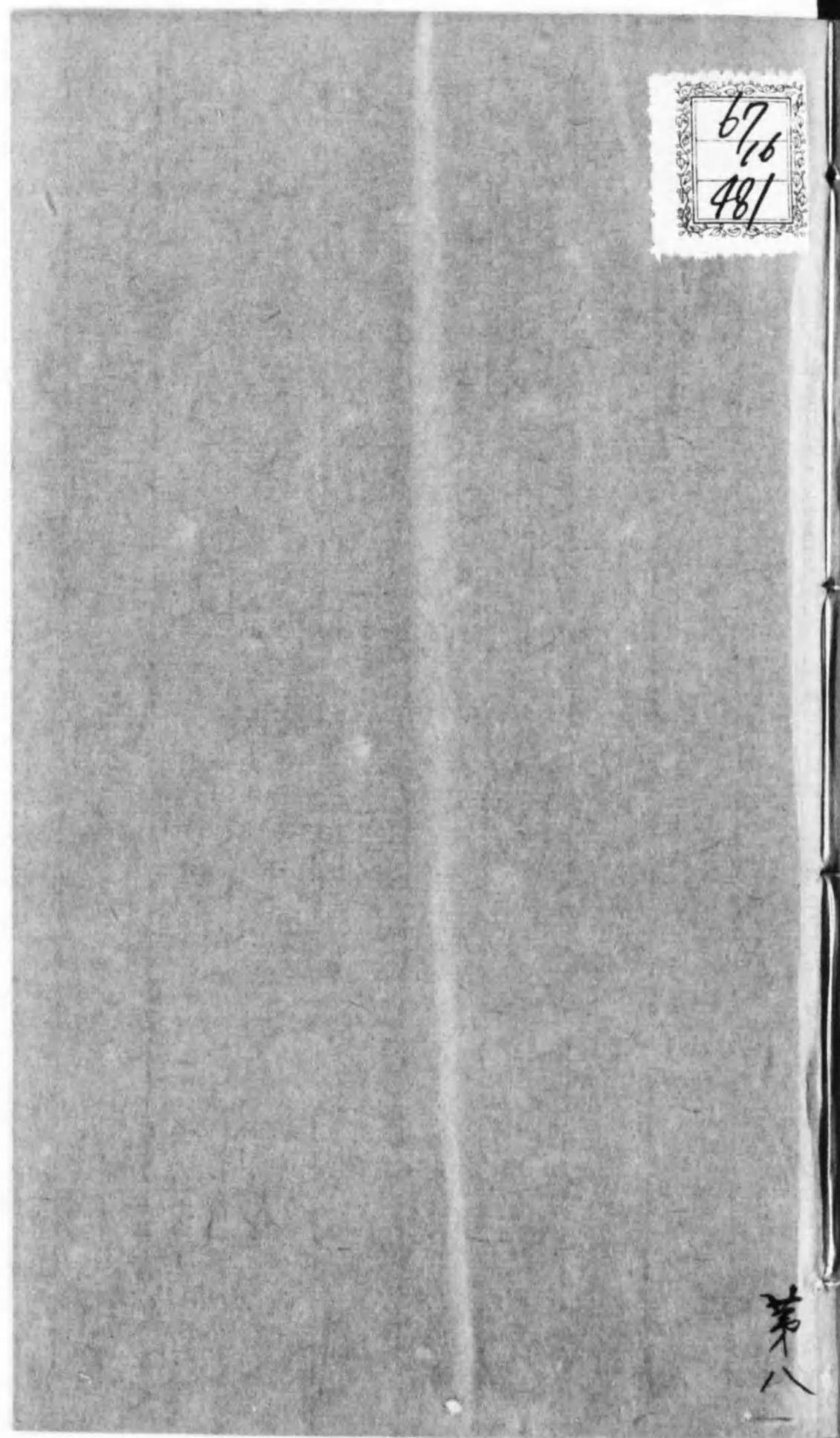


始



第八

67
16
481



皇清奏議卷三十六

請定河員額數疏乾隆五年

蔣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奏為河工效用人員宜核實定額以慎河防以重名器事竊河務以鞏固為先固宜得人
以分理官方以澄敘為急尤必慎始以圖終現今各省河
工凡歲修搶修等事原設有汛防之文武員弁分任管理
祇因河務殷繁恐額設之員一時不敷差委是以收錄効
用之人伊等効用時則上關國帑下係工程敘用時則
上歷官階下理民事正不可不慎重收錄也現今每年河
工具題効力之員一本或百餘員或數十員不等遞年積
算各至數百員之多即如本年五月內管理江南水利德
爾敏汪澂題請留工之多至一百二十九人此等人員俱
據河臣取具本籍身家殷實印結送部臣部所議駁者僅

庫籍整理外寄贈本

不合例數人其餘合例留工者身家果否殷實究無由而知在各河臣等當需員之時既據核取各結即不得不行題請其間原不得過分去取惟是投効各員內科甲正途最少而由捐職考職等虛銜者居多雖實在身家殷實者亦有其人而詭稱殷實希圖冒濫名器侵蝕錢糧者正復不少所取印結亦未足憑信若擁擠多員勢難一時分遣其奉有差委者經手錢糧工程得其人則成功可期非其人則貽誤匪淺以姑且嘗試之人任莫可刻緩之事寸木簣土動支經費侵冒之弊豈能保其必無其未奉差委者守候經年累月旅邸食用薪米盤費浩繁囊橐空虛漸生怨望甚或造作浮言惑人間聽阻撓河務皆情之所必至者臣思此項投効人員一時藉以濟事固不可少亦不得濫但期于河工足數委用而止正不必廣收錄以開僥倖

之門況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額不因人數加多增添官職各員効用年久所有額設河缺豈能補用多人勢必日益壅滯夫立法必防其弊而用人貴清其源其源不清前則貽誤之餘方行參奏後則壅滯之日始計疏通不亦晚乎與其多收而無益不若慎用而有功與其善畫於將來不若肅清於此日臣請皇上特頒諭旨飭令各該河道總督就所在河工情形需用人數酌量定額題明存案併將現在効力人員詳加甄別應否留工効用酌定具題嗣後止許照數收錄以備差委遇有事故缺額方准核補不得於額外濫收至激揚為整肅吏治之規勸懲亦鼓舞人才之道各該効力人員勞蹟卓越劣跡彰著者原可不時保題劾奏外每逢三年請照外官三年大計例將在工効力人員分別勤惰及曾否委辦河務詳註明白具

題交部察核嗣後河員缺出即在一二等人員內陸續題補以昭勸懲以示鼓勵而等次早定平日奔競之習亦無所施並請 敕下各省督撫轉行各屬凡遇咨取投工人員印甘各結時務須再三慎重查明身家實在殷實方許結送如有並非身家殷實濫行出結一經發覺該河道總督即行指參將出結官員照例議處如此則凡投工人員本籍之結既有可憑錄用之途又復不濫工程可收實效而敝用不致壅塞似於河務官方均有裨益矣

謹籌河營倉儲疏乾隆五年

白鍾山

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謹 奏為謹籌河營倉儲以濟兵夫以廣 皇仁事竊照山東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之後家有餘糧即赴市糶賣糧價頓減一至於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米糧

漸少價亦驟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糶加利償還約費賤時二斗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為艱苦自乾隆元年蒙 皇上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賴以接濟感沐 皇恩人人頂戴今查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為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糶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据臣伏思我 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被 聖澤此等兵夫皆瀕河貧民就近充營力役河干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即沾一分之實惠臣仰體 聖主愛民盛心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於兵夫有益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

為 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每年給賞外現存
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尚有應收息銀可以
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成為閒款
易啟挪移之端似不若動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之緩急
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廩臣又查有
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縣
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
略加修理即可作為倉廩亦無容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
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
不必另設倉儲查目前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 皇
上恩允臣請即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
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
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為數無多採買自易設

或市價稍昂亦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
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營出入管河河北兩道
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
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
借麥石繳穀還倉即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
以陳易新不致有汜爛耗折之慮而黃河兩岸兵夫得有
倉糧接濟可無貴糴艱食之虞永沐 皇恩於億萬斯
年矣

分晰豫省墾地情形疏乾隆五年 王士雅爾圖
巡撫河南等處兼理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雅爾圖
謹 奏為分晰陳明從前勸墾之情形仰祈 睿鑒事
伏查豫省民生疲困上履 宸衷臣抵豫以來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摺奏

明次第釐剔惟有祇遵 聖訓實力奉行經久不怠以庶幾稍甦民累然前摺所指尚係累在一時之事其有貽累於永遠者莫如前督臣王士俊控報勸墾一事查士俊接田文鏡之後任以田文鏡之刻薄搜求設果有如許可墾之地可墾之糧豈有尚留餘地以待王士俊之報出此其虛控已不問可知況上蔡縣勒報墾荒致成大獄題案可稽更屬明證幸蒙 皇上聖明洞照特頒 諭旨以王士俊擾亂紛更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另簡撫臣徹底查核並令宣示豫民咸使聞知臣聞彼時豫民踧踖聽 恩綸之下歡聲動地即今村夫野老言之猶有感極涕零者大哉 王言德洋恩溥乃接任撫臣富德未能上體 天心地方有司又復回護前非僅將毫無影響者略為刪除以致豫省開墾之案先後經廷臣史貽

直趙殿最論奏從前開墾之地內有屆乾五年應行墾科徵糧者臣適當其時不敢不慎終圖始因細閱舊案遍察輿情始知從前諸臣所題奏之處皆未得實在情形分晰指明以致議論紛紜徒乖政體無裨民生今既屆墾科之期有不得不備陳於 皇上之前者查王士俊所報開墾之地共有四項一曰河灘地畝此項原議灘漲靡定止酌分籽種充公免其墾科應毋庸置議外其一曰鹽碱荒地此項王士俊亦明知其難以墾治所以原疏內聲明必俟四五年後勘明地氣果否盡轉另議墾科乃富德不加詳察反稱內有可以經久裕賦者竟請按年墾科然此項共僅存地六百頃九畝為數甚少應請俟屆當墾科之年仍照王士俊原題勘明果否地氣盡轉另行定議其一曰夾荒地此項地畝查原疏內稱係零星墾闢荒熟相雜者



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豈有墾治一段拋荒一段錯綜間雜之理蓋緣豫省地土有一種沃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貢所謂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種磽瘠之地樹藝一兩年則其土無力不能生發必另耕一處將此處培壅一兩年然後復種如此更番迭換始得收穫即禹貢所謂下土墳壚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則一體納糧止於弓文之間准其獨大以恤民力賦役全書開載弓數斑斑可考俗所謂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項為夾荒地勒令普例耕治控指為新墾是以此項地畝多至七千餘頃已經陞科納糧在案臣查此項若果大為民累欣逢 堯舜在上臣亦何敢因循不請減豁然此地究屬弓文獨大小民原有地畝可耕即每畝報陞分數亦不失任土作貢之意況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踴躍輸將已經數年不為苦累

亦毋庸再議更張徒滋勘丈之擾其一曰老荒地此項地畝即有現屆陞科者在內夫當時既謂之老荒則係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之才智非真遠勝於前人如果自古拋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墾治至數千頃之多則豫民日見其殷富乃今反見貧疲此其欺罔已彰明較著今臣細加查察多係村頭溝尾道左墳旁沙岡水濱廟墓屋角或砂礫之區或确磧之處皆非人力所能施者開墾本屬虛名荒蕪不知凡幾臣若因循玩視現在尚未徵糧猶屬紙上空談將來一成額賦便屬閭閻永累是王士俊矯誣於前而臣遂分過於後雖通計不過一千五百頃尚非至多然豫民當此重困之後力為培養猶恐不能復其元氣何堪再加剝削臣之愚悃萬不能安用敢分晰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容臣將此項老荒地畝設法清釐一面令

民自首一面委員抽查不使有絲毫滋擾其實在墾熟者即按年報陞果係虛控則請旨豁免嗣後永定章程固不必再言陞科亦不得復言減豁庶民心安而元氣復叨沐皇上浩蕩之恩實非淺鮮矣

詳議社倉事宜疏乾隆五年

岳士濬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岳濬謹奏為遵旨議奏仰祈聖鑒事竊照社倉之設原以積貯救荒與常平相為表裏宋儒朱子所議事目法良意美固可循照而行而因地隨時猶宜斟酌盡善我皇上痼瘼在抱念切民依因御史朱績暉有舉行社倉之奏欽奉諭旨著各省督撫悉心詳議具奏欽此欽遵臣將朱子社倉事宜逐條細繹並將江省現在辦理情事確核經籌覺與朱子從前舉行之法有

相似而不必盡同者有已行而毋庸再議者有宜於古未便於今而不妨稍為參酌者敢敬陳之
一朱子所議逐年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細算戶口監官依狀支散一條臣查編排保簿各屬城鄉市鎮皆係保甲專司江省七十八州縣奉行保甲已久每年於冬季時飭令各保正編排一次造具各烟戶清冊毋許遺漏增添該地方官照冊給發門牌各戶懸掛門首倘遇有賑借散給之事核算人口米數查對門牌烟冊便可一目瞭然至於經管社倉已選殷實老成之人充為社正社副董理收放似毋庸更設隊長鄉官名目而保簿既有保正甲長編排亦毋庸更令正副社長編次其支散之法應請仍照雍正二年九卿條議每年社倉臨放時有願借穀者先期報明社長總報州縣計口給發殊為允協可行

一朱子所議逐年新陳未接差清強官吏斗子與鄉官支
貸一條臣查江省出借社穀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正副
社長稟明州縣一面通報一面即行借放似於四月上旬
申府給貸之法相倣但並無差官同貸之事查雍正二年
九卿條議社倉穀石任從民便州縣官止許稽查毋許干
預出納定例甚屬周詳若又選差官吏斗子公同支貸誠
恐轉滋煩擾遲滯似不若仍照定例責令社長專任其事
之為便也

一朱子所議出榜分都具狀給保請貸一條臣查江省請
借社穀州縣詳報之後即出示曉諭除衿監軍役及不務
農業游手好閒之人不必借給外凡係力田農民情願借
貸者取具領狀同保借給狀赴倉著令正副社長認識明
確即行照領借給該社長仍將借狀同保狀呈送州縣官

查核備案歷年循行稱便今若改照每十名為一保內有
逃亡等情即令同保均賠如取保不足十名之數者不准
支給此固可以杜冒濫之弊然取保必需十人萬一鄉僻
窮民數不滿十因無同保之人遂不得一例支貸殊為未
便似不若仍著社正社副在倉認識借給倘有冒濫惟社
長是問是隊長大保名色均可毋庸設立

一朱子所議支放米用官斗斗子依公平量一條臣查江
省收放社穀雍正二年已准九卿條議出入務照部頒斗
斛公平較量現在各屬每倉設有官斗照收漕糧之例納
戶自行平量立法已為允協應請照舊辦理

一朱子所議豐年請貸開二留一若值饑歉則開第三倉
一條臣查江省社穀每年出借議定存六借四是即存一
開二之遺意也設遇歉年或盡數借貸或盡行散賑自應

飭令有司酌量輕重隨時辦理毋庸再議

一朱子所議人戶所借常平倉官米至冬納完收耗一條
臣查社倉穀石例得聽民自便其常平倉穀則掌之於官
未便輕借在當年或因社倉不敷不得不將官穀支放亦
一時權宜之計今江省現貯社穀一十五萬餘石若復動
官米而入民倉待息米既多始將原米完官還項萬一奉
行不善適以滋擾且官借取息亦於體制不宜似不若飭
令正副社長止將社穀出借於秋收後照數收納還倉至
所收息穀江省業已詳議咨明每借社穀一石取息穀一
斗設遇歉收免其加息倘本年不能還償即緩至次年免
息交倉民間稱便今應請仍照此例遵行

一朱子所議出榜定都交納一色乾米一條臣查江省每
年秋收後社正社副催各借戶納穀還倉俱係驗明穀色
隨到隨收毋許阻抑多取若必示定日期輒轉告報勒令
一色乾米及同保共為一狀倘有未足即不得交納未免
易滋刁滑之弊似不若不論何都聽民隨到隨收更為妥
便而出納既總歸社長經營亦毋庸更差官役同收致滋
擾累

一朱子所議收支米事畢具總散申府縣照會一條臣查
江省各屬捐貲社穀現在每年歲底取具動存各數清冊
管收除在四柱總冊送部查核是事畢具總照會之意業
經奉行毋庸另議

一朱子所議排保式開明大小口住址逐戶開列一條臣
查江省現行保甲所造烟戶門牌俱將男婦大小名口及
作生理有無產業逐一註明是與排保逐戶開列之式已
屬相符毋庸再議

一朱子所議隊長缺社首依公差補社首缺即申尉司定
差一條臣查江省各屬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鄉約公
擇殷實老成之人報明有司充補現今奉行已久是即尉
長尉司差補之意雖名目不同而法無互異毋庸更設以
免紛更

一朱子所議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管一條臣查江省社
倉事宜俱係正副社長輪流收管其社簿設立二本一本
社長收執一本繳縣存查至於鎖鑰即交正副社長公同
分管以便查看不時啟閉現在奉行毋庸另議

以上十一條倣之於古既於朱子社倉事目不甚相懸而
參之於今復與九卿條奏章程更無所背至於各屬士民
捐輸社穀原以本地之有餘備本地之不足應如該御史
所奏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免其撥協外郡庶同里

之人共相踴躍蓋藏得以有備無患至其如何奉行可使
廣為儲蓄之處惟在嚴飭地方官善於勸導仍照九卿原
議勸輸之法每鄉設立印簿聽願捐各戶自登姓名捐至
十石以上者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者獎以匾額五十石
以上者申報上司遞加獎勵果有好善不倦捐數甚多者
奏請給以頂帶以示鼓勵再正副社長果能出納有法
鄉里推服一年無過者賞給花紅三年無過者獎以匾額
十年無過者申報上司獎勵如有徇縱侵蝕等情即行懲
革按律治罪均照定例遵行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停帶往人員以肅官方疏乾隆五年吳士功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吳士功謹 奏為督撫奏請帶往人
員仍宜概行停止以肅官方以清吏治事竊查雍正六年
七月內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

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指臂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
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為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實心辦事之員祇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全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為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莽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原為幫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遂謂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

益少而無益多况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為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以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之疑議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欽此又乾隆二年五月內刑部侍郎現今丁憂劉統勳奏稱伏見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請隨帶人員以備委用在封疆大吏平日親知灼見自應有幹練之才並收指臂之益惟是先寄耳目于數

人即付腹心以要缺補用不循夫資格輿論即指為私交更相倣效滋弊多端大臣奏帶人員皆不免有以私廢公之嫌等語九卿議覆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嗣後除文員河工効力武員軍前効力以外概停其奏請隨帶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各在案是帶往人員之例久經停止數年以來督撫赴任未聞有奏請帶往者亦未見有降旨准帶者所以杜黨援息奔競也但近見部院大臣奉旨簡用督撫又時有屬員司官及候選知縣內指名奏請我皇上亦俯允所請准其帶往以司道知府等官題補此不過一二封疆大吏偶然之事未便援以為例臣何敢冒昧陳奏上瀆宸聰惟是衆論紛紛鑽營瞻徇雖無確證究屬可疑臣伏思督撫奏請帶往人員若謂為地方起見伊未到任之先其於該省地方事務情形尚未深

悉何由知道府等缺必伊帶往之人乃克勝任也若謂為人才起見其人果係廉幹之員可勝道府之任自應據實保奏似可不拘省分恭候皇上諭部引見量材酌用又何必以伊所保舉人保帶伊該管省分自行題補也若謂督撫責任重大帶伊素所熟悉親信之人幫助辦理獨不思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之處奉世宗憲皇帝聖諭煌煌切中情事此誠千古炯戒夫大臣薦賢為國事介疑似理當避嫌在督撫之奏請縱或公正無私絕無偏袒陋習而於隨帶人員托為腹心寄以耳目偏聽生奸之弊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又況帶往之後通省屬員內安知不有與私相交結者希為先容以求取悅於上官耶則帶往人員適足以滋累似於吏治官方未為允當臣請嗣後部屬司員及候選人員內除奉特旨命往該

省督撫題補外如有督撫赴任奏請帶往者宜照舊例概行停止不准奏請庶大僚不得假借以濟私而屬員無由干謁以倖進矣臣言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再從前督撫奏請帶往人員現今在伊屬下者或俱著回京請 旨另用抑或調往別省交與督撫酌量補用之處統候 聖明睿裁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疏乾隆五年

范大成

協理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范成謹 奏為請倣古行沿邊屯田之法以裕八旗生計事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也審矣我 國家致治太平休養生息於今百年四方之戶口日繁生計恆患其絀而目前所

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之恆產蓋民生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之則服官下之則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夫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眾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恩普遍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履宸衷而恆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既乏閒田而滿漢人民在 聖心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臣備員臺班復蒙 恩准留一統志館現在纂修外藩蒙古統志考之前代遼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郡縣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維以今日欲為滿洲八旗立恆產惟有沿邊屯田一法昔趙充國屯兵緣邊九郡後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其

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子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資捍衛之功廣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其初舉朝皆疑之後竟獲其效載在史冊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為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陞科且令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抑寓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為遠則遼東邊外原我國家發祥之地興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龍江幅隕不下四五千里其間地畝或僅設為牧廠或且廢為閒田亦甚可惜欣際我皇上聖德遠邁漢唐且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經費之勞以維億萬年磐石之固臣言是否可採伏惟聖明裁奪至應如何經畫如何善後之處統祈敕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此誠因天地自然之利可為萬年不拔之基也

皇清奏議卷三十六

皇清奏議卷三十七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
乾隆六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奏為遵旨勘議永定河工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八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曹家務長安城金門閘鐵狗等處過河循北岸北埕至龍河鳳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村至蘆溝橋石景山所有堤埽壩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從前大清河紮迴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堤日益

皇清奏議卷三十七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 乾隆六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奏為遵旨勘議永定河工事宜仰祈睿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八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曹家務長安城金門閘鐵狗等處過河循北岸北埕至龍河鳳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村至蘆溝橋石景山所有堤埽壩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從前大清河紮迴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堤日益

增高夾束泥沙擁入止水故勝勞辛張策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閘既塞胸腹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壅高水無去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東此處地面寬濶派散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為歸宿但歷安光鳳西迂南轉紆迴於業淀沙淀之中勢既不順而河流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之患臣又勘有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逕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護村莊且隔淀坦坡埧亦須倍加高厚殊費周章臣詳加相度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頭河之舊路為尾閘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於止水不能轉舒今舊跡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堅實積淤之堤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即漲發出漕而正流仍行地

中庶於補偏救弊之中有因勢利導之益且可免透淀穿運之虞今酌議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所開挑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頭河上接鄭家樓水口共長十八里挑去積土自七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寬二十丈至二十四丈不等務令一律深通所挑之土即於北岸廢埧之南傍安光一帶圍築坡埧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為接築土埧以遏南流所有挑河築埧並堵築鄭家樓水口各工共約估需用銀三萬餘兩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盛旺之時潮汐迴流不免浮沙停滯應令隨時疏通不過河唇數里之內為力甚易下口既通上游應籌分洩之道使汎漲盛漲皆有所疏消湍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漕之水迅流東注非特不憂潰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漸刷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

門閘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
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六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
落下一尺五寸常汎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以壩
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
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為高祇可備
宣洩盛漲之用常汎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
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
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
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不接現成引河亦應
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金
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限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
以備滾洩出漕汎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
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土

限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
水若壩外原有限埧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無用添
置其盛漲汎漲分別減洩之處俱係詳審地面寬狹酌量
安設計減落石壩並添築三合土滾壩所需料物夫工共
酌估銀二萬五千餘兩合之批河等工通共約估銀五萬
五千餘兩如此辨理則渾流歸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
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之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
汎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因堤為固及分而止
不但田廬全無患害且於肥淤大有利益查永定河未設
堤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
流流終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
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宣有制更無恇擾其河身注入正流
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溜溢淀為患者有別矣至永

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經部議恐致淤塞泛礙行令
原任總河顧宗籌畫萬全隨據顧宗奏覆必無前患經大
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
下察看茲河為東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匯浩瀚迅駛渾
流一入其中沙泥渙散悉為衝刷排蕩而去既無留滯亦
無汎濫且現在水涸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汎漲過後
其恒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
上慰 宸衷者也

敬籌八旗變通之法疏乾隆六年

梁詩正

戶部左侍郎臣梁詩正謹 奏為軍國大用不敷敬籌變
通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
供惠養深仁當豫為長久之計我 皇上德同天覆澤
被海隅中外軍民固已安生樂業然且痼瘼 屢念懷

保彌殷偶有偏災蠲賑動數十百萬臣下奉行 德意
但應仰贊 皇上時沛恩膏豈敢豫為過計輒以節省
裁減之說進哉惟是軍國大用顯有積重之勢雖目前習
以為常而實非經久之策臣奉 恩命簡任農部詳查
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
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
一千一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
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
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免
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絀也夫經制有常
固無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管窺之見
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為我 皇上陳之今八旗
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業也查八旗人除各省駐

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
國家給俸餉以為仰事俯畜之資嚴環衛以示居重馭
輕之勢 恩至渥法至善也然經 聖世百年休養
滿漢戶口衆多在民人可以自食其力猶以生計艱難上
勤 宵旰至旗人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
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不贍也於正賦俸餉
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
息之利且為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
可為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 恩養如此其厚
而該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養
之此勢有不能者也 臣比年以來再四為旗人思久遠之
計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之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
塞尚有可耕之土我 朝龍飛遼海興盛二京實為根本

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墾闢欽惟 世
宗憲皇帝運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
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
住耕種俾得自為生養雍正十二三年間聞查辦已有定
議未及舉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
奏者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 輦下
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即中外臣工見事體重大
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為一身
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 皇上統一天宇涵
育羣生自當全局運量籌及萬年不得為因循姑息之計
臣竊念 本朝發祥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倫而為旗
人開樂利之休亦並未嘗使受謫戍之苦此猶盤庚之誥
可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不

及時早為之所雖現在尚可支給而數十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關支不足供聞散之坐食而旗人之生計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國用所必需無可減縮即竭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即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則蕃行之餘盡成精銳陪京增拱衛之勢外藩仰震疊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至沿邊地方何處最寬行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頓之法臣不能懸空詳度未敢冒昧妄陳伏乞 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斷自 宸衷

特敕定議施行

酌濟京口河道疏 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京口一河為江南浙閩商賈往來之通衢又抗嘉湖蘇松常鎮等府糧船必經之要道河身甚窄兼之潮水清出濁入最易淤塞數年以來每至冬乾糧船回空之時官舫民舟阻隔不通以數月計地方有司雖照例動項每年撈淺終屬無益甚至正月二月間糧船起運滯礙難行不得已築壩車水暫為接濟殊非長策實官丁商民之一大患也聞此河向係民挑並無淺阻緣蒙 世宗憲皇帝深仁厚澤一切興作不肯派累里民此河遂動項官辦而奉行不善承任者不敢確估工程考核者不敢據作報銷層層節省苟簡從事重以胥吏侵漁夫頭包攬有名無實銅弊

奏三十七
相沿此沙泥之所以日積河身之所以日高也臣思此河必欲通暢無阻仍令民挑為上民挑則在官無估計查驗之繁事竣無冒銷駁減之慮胥吏無法侵漁夫頭無由包攬如恐派累里民與其每年動項糜費而無功不若計程減賦利民而有濟查京口至奔牛一百七十里俱係應濬之河自京口至坍山計程五十里屬丹徒縣自坍山至呂城計程一百里屬丹陽縣自呂城至奔牛計程二十里屬武進縣該府縣官查明近河之田按程多寡分別量為減賦計與所用民力大約相當積十年之久一大挑濬業主出食佃戶出工寬開五尺深挖五尺仍照從前一月之限令該撫具題分派賢員實心董率縱潮水出入十年之內斷無淺阻之虞或謂此河兩岸壁立雖挑易淤然使所挑之土遠置堤外自無淤患如此則河身通暢足以資運

濟舟官丁與商民俱便矣

請築江南海堤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奏為奏聞事竊照

江南地方河湖水利荷蒙皇上簡命大臣逐一興修

蓄洩有備將來偶遇歲歉俱得思患預防但查沿海居民洪潮之害較之內地水旱為災尤烈每於七八月之交東北風大作潮勢高湧民不及避官不及援頃刻之間男婦廬舍盡入波流此雍正二年十年兩受其害所當急為籌畫者也查崇明居當之尾閘半在海洋其北岸則為通州南岸則係太倉州之寶山縣地界通州東面臨海自通州而北至海州舊有范公堤一道可杜海患寶山亦東面臨海由寶山而南過松江接浙省之海鹽海寧屢經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慮周詳不惜帑金俾海塘

修築完固永無海患惟自南岸寶山北岸通州中界崇明
三百里之海口洪潮一發悍然莫禦由通州而如皋靖江
等縣由寶山而嘉定鎮洋等縣大小沙洲不下千計無不
受洪潮之害者蓋地方官以為地勢使然畧不留意百姓
又狃於便安素無遠慮以致臨時束手無策聽其漂沒深
堪憫惻我 皇上如天好生不忍一夫失所乃江南海
隅相沿大患向未議及恐無以副一視同仁之至意請
諭督撫委派賢員於寶山通州南北兩岸相度形勢依
靠馬路倣照河工堤式高築一堤低窪者勸令遷徙其水
中洲民亦令高築圍埂務期堅厚每至七八月間該管上
司嚴飭州縣董率居民加意防禦則洪潮雖毒不能為災
江南海隅之民得與有海塘等處共沐 皇恩於無既
矣

敬籌楚省營制疏 乾隆六年

那蘇圖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臣那蘇圖謹 奏為敬陳芻蕘
仰祈 睿鑒事竊惟楚省襟帶江湖控扼苗土一切營
制最關緊要必須鈐轄合宜聲勢聯絡水無間冗之戰艘
陸無曠缺之額兵庶操防得收實效而帑項不致虛糜臣
蒞任以來無日不留心查察次第辦理今奉 恩命調
任兩江除尚須斟酌未敢遽定之事容臣札交新任督臣
孫嘉淦籌畫辦理外所有必須改詔及儘可裁汰併應通
行飭禁者臣查察既確不敢因已經調任因循緘默謹就
臣愚見逐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永順一協應歸鎮筳鎮統轄以免隔越以便控馭也查
永順乃新聞土疆北與湖北新聞之容美施南十九土司
連界西與四川新聞之酉陽土司接壤南則與鎮筳苗疆

奏三十七
緊相毗聯其所轄之保靖永定二營又屬苗土夾雜之區
地方最為緊要今隔越七八百里遠隸常德提督統轄設
或地方有緊要事務往返千有餘里實有鞭長莫及之虞
查鎮筧鎮東南之乾州喜鵲營一帶與永順協東南之土
蠻坡相接其永順協鎮筧駐劄之處相去不過三四百里
聲息可通且鎮筧為楚南苗疆巨鎮所轄辰州沅州永綏
三協辰協在筧之東永綏在筧之西沅協在筧之東南而
永順即在筧之東北今若將永順改隸鎮筧則四協環布
四面不特平日巡查督率得收指臂之益且氣勢相連聲
援亦壯况永順在辰協之上三百里其往常德提標水陸
程途必由辰協經過今辰協尚因苗疆緊要近隸鎮標則
永順豈可遠隸提標致有控馭難周之慮應請將永順一
協就近改隸鎮筧鎮標統轄庶形勢合而呼應靈並無紛

更滋擾之煩而於苗疆實有裨益

一岳州常德二水師營應改歸龍陽協管轄以便操演以
一事權也查岳州水師營係康熙二十八年督臣丁思
孔題請設立彼時撥有岳州城守營兵丁一百名是以
即隸岳州城守管轄又常德水師營亦係康熙二十八年督
臣丁思孔題請設立彼時因撥有提標兵三百名是以
即隸提標管轄迨雍正十二年前督臣邁柱因常德水師
無將領督率請改隸常德城守營兼轄在案在立法之初
原為水陸巡防互相稽察起見意非不善惟是水師與陸
路各有分司營制既迥不相同操練亦大相懸絕乘風破
浪與躍馬列營其止齊步伐豈可同日而語况洞庭一湖
為八省往來之要道秋冬水涸則港汊繁多春夏水漲則
茫無畔岸竊匪出沒最易藏奸全賴水師營汎巡防嚴密

鈴束得宜方於地方有益現在岳常二水師因各隸陸路
城守營兼轄雖有董率之名並無訓練之實是以二營水
師頗為廢弛今查龍陽協專管洞庭一湖之水汛乃屬水
師專營西連常德東接岳州與岳常二水師之汛地彼此
接壤應請將岳常二水師營俱改隸龍陽協管轄則以水
師轄水師不但稽查操演事盡合宜且三營相合以成犄
角之勢平日遊巡則聲勢聯絡有事調遣則呼應得靈庶
統率得有專司而水師不為虛設矣

一虛設之戰船宜酌量裁汰以省冗費也查龍陽一協原
額兵丁九百名設立戰船五十隻以供遊巡操防之用兵
船本屬相稱今查該協兵丁已經於各案內陸續裁減抽
發再除親丁公費名糧現存實在兵丁止有五百六十餘
名而船隻未經裁減以致兵少船多無從配操其冗餘船

隻徒泊河干每屆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六年折造虛糜
國家帑項徒供風雨飄零今查該營塘汛二十二處應
需船二十二隻再中東西三路弁兵遊巡船六隻又將備
遊巡船二隻通共止需船三十隻已足敷用其餘戰船二
十隻殊屬無益應行裁汰若云地方營制當有備無患但
今現議將岳常二水師營歸併龍陽協管轄則有岳州水
師沙戰船二十四隻常德水師沙戰船三十五隻合之龍
陽協存船三十隻尚有沙戰船八十九隻汎界彼此毗連
呼應聲息甚近遊巡往來甚屬周密儘敷通融調遣之用
又衡州一協歷來不設戰船雍正七年前督臣邁柱因該
協逼近湘江為兩粵往來大路將沅州協裁減之戰船分
撥六隻為該協遊巡之用今查衡州一協雖通兩粵大路
但俱屬山河灘高水急不能撐駕身長粗笨之戰船是以

停泊河干並未駕駛巡緝實屬有名無益且衡協水塘每塘各設小哨船一隻給塘兵撐駕以供巡查之用頗為便利原無藉此戰船應請將衡陽戰船六隻裁汰以省虛糜又襄陽原設哨巡船七隻內於雍正十一年裁減一隻尚存六隻至雍正十三年有穀字二號船一隻屆當大修之期該營遊擊李應正擅行拆毀迨李應正於另案參革議令接任官賠造因估價不符往返駁詰至今尚未修起查襄鎮穀字二三兩號戰船係分防光化縣之水汛自穀字二號船係拆毀之後止存穀字三號船一隻遊巡該縣地方毫無違誤數年以來地方甚為寧謐是此穀字二號之船亦屬冗設應同龍陽衡陽各戰船一併裁汰其原船俱令變價充公庶營伍無空設戰船之名而經費亦不致冗耗矣

一營伍私設提塘及字識冒佔伙糧之弊宜革除也查鎮標協營額設經制官兵俱按地方之險易酌量設立况兩湖為水陸衝衢地方險要巡防設守已屬汎廣兵單則設一兵須收一兵之實用豈容一名冒濫乃查湖廣北南二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地方並提鎮駐劄處所各設提塘一名為請領錢糧及彙造奏銷季報各冊而其實藉以揣探上司所行事務凡有關於營伍者提塘即僱倩脚夫先期通知以為整備彌縫之計開鑽營之門啟指撞之弊皆提塘從中為之線索弊竇難以枚舉是提塘名色已宜急為革除况每營設一提塘必各給以名糧以資工食其中善於鑽探者又必多給名糧以示獎勵故一營之中給糧一二三分不等今北南兩省提鎮協營共十餘處所設提塘不下百十餘人佔食名糧不下二三百分殊屬冒濫

再查武職官員由行伍出身不知文義者居多又因養廉有限不能延請幕賓是以文移書稟往往藉手書識以致若輩高其聲價每稱一分糧不足養贍家口輒以辭糧要挾本官而本官需用其人遂任意加給名曰伙糧以供幫貼每人各佔名糧或一二三分不等此不獨提鎮協營大員為然即下而都守千把亦莫不如是衙門益大則伙糧益多上行下效不能禁止通計兩湖提鎮協營六十餘處佔食名糧亦不下二三百名曠缺已極臣到任後即經分別嚴飭兩湖各營將提塘盡行革除其有道路遙隔凡彙造冊籍請領錢糧等事必應接應辦理者則令提鎮大標僱倩一人辦理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委之人或約同附近營分同僱倩一人承辦仍飭令捐賞工食不許擅給名糧一分之外於營公費內准其量給工食以資膳度統

於年終造冊報銷其提塘書識從前冒佔之名糧逐一清出悉行募補以足兵額惟是楚省臣雖嚴飭禁革在案而前項積習各省大概皆然可否仰請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諸臣一體清查裁禁庶額兵不致曠缺而兵餉亦免虛糜矣

以上四條皆就 臣愚昧之見因地因時並將營伍之積弊分別釐正剔除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請專修水利之責成疏乾隆六年 陳宏謀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宏謀謹 奏為水利關係農田請專修築之責成以收實效事竊惟耕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濱江帶湖即環山逼嶺近湖之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堤閘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

田廬舍烟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堤閘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冲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閘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崎零開墾田地既防衝決之為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即資水之利者也江西水利大段不外此二者而年歲之豐歉亦即關係於此二者矣向例於農隙時撫臣行令各地方官將舊築圩堤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冊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之十有餘縣年年報部有案者彙冊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修之例即此數府中除所報圩堤而外亦尚有續修未修之圩堤閘壩總因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為泛常並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之勤惰出夫

之多寡圩堤之堅否地方官既未親臨查勘無人督率奸頑田戶每推委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延挨觀望即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堆浮土掩飾一時隨修隨傾難資捍禦以致驟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處冲決闔境罹害現據士民以民間情願修圩築圳請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撓等詞紛紛具呈則江省之圩堤堰圳夫力雖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也明矣臣查地方縣令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但每年農工農畢後正值徵漕開訟之際勢難親身前往各鄉勘修而各處應修之處無官為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齊強弱不一動多阻撓爭執控告不休之事臣查各縣均有縣丞一官本屬間曹並無專管職掌原應佐理縣務此等圩堤堰圳乃民生要務正宜委令辦理臣蒞藩司任時正屆農隙之時曾經詳明通飭各屬委令縣

奏
丞各員分頭勘修但係一時詳行之事若不定以責成永遠遵守仍致始勤終怠難收實效臣請將江西一省縣丞均加水利銜凡有修築圩堤開壩坡塘堰圳等項工程俱專責各該縣縣丞查勘督修間有並無縣丞之屬即委典史巡檢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後農隙之時各該縣丞等官輕騎減從親詣各鄉確勘將應修圩堤等項查照向例督率圩長民夫合力修築薄者培之卑者增之圩長徇私怠玩佃戶恃強抗違者該委員即可就近分別懲治統限歲底修竣造冊移縣該縣察實加具印結轉申彙冊報部查核其有向無圩堤等項查勘情形或應築堤建閘或應修砌塘圳等類及向曾築有工程或年久坍塌過甚者亦即督令該地民夫合力修築如工程浩大關係永遠水利而民力不支難以派修者應請循照從前

奏明事例動支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工竣造具實用工料細冊報部核銷各該員三年之內果皆實力督修並無沖決被水等事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倘有扶同捏飾以及借端需索擾累鄉民等弊分別參究自此之後除猝遇異常大水非人力能施毋容議外如止尋常雨水而有圩有壩田地工程修築不堅致有沖漫受淹者將各該委員及知縣一併題參分別議處如此則責成既專修築以時各官咸知境內有不容玩視之工程小民亦知境內有不容推諉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勤勉水利興而農田得收實效矣

請復舊例以實倉儲疏乾隆六年 周學健

刑部右侍郎臣周學健謹 奏為積儲為足民之至計請復撥補盈餘動支存公之例以實倉儲事竊查常平倉儲

減糶以平市價賑貸以濟民艱 國家惠民之實政莫大乎此我 皇上加惠羣黎凡所以為積儲計者無不籌畫萬全以期倉庫充盈民食有賴 臣伏讀本年二月內諭旨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慮及霉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為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之處交與該部另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誠推恩羣情之至隱而籌畫積貯之首務也夫常平積穀不去其累官者而欲倉儲之常盈而無虧容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霉變與買補二者本年五月內 臣在戶部侍郎時會同遵 旨議請將常平倉穀比照通倉准銷氣頭厥底之例行令各省督撫酌定成規 題明辦理在案是霉變一事將來可免賠累且繕修倉廩及時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員原可不致虧損此猶人力所能為也至於買補賠累則有非人力所

及者春夏出糶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貴秋收新穀登場價值日必平賤似乎買補止有盈餘竟無不敷不知穀價之貴賤視乎年歲之豐歉如出糶之時遇歉價貴買補之時遇豐價賤則有盈餘或出糶與買補之時皆值歉收皆值豐收其價值約畧相等即有不敷尚屬無多若出糶之時則遇豐年價賤買補之時又值歉收價昂斯價值相懸不敷之數每以千計即出糶數少不敷價值者亦每至數百兩不等府州縣官歲給養廉有幾何能堪此賠累乎遇不肖之員派累里民短價領買勢所必至然派買一出而叅劾隨之處分及之矣府州縣官食祿 王 朝積儲一事原應盡心辦理第倉儲不出陳易新致有霉變則有賠補之嚴例出糶之後不依限買補致倉儲空虛則有買補遲延之叅處買補倉穀則有計贓治罪之科條有違

功令則叅處不免欲全功名則賠累何底焉得不視為畏途惟冀積穀之少以省賠累之地乎乾隆二年戶部議定買補不敷准將通省糶價盈餘勻撥如再不敷准動存公銀兩撥補自此例一定買補之賠累少減迨至乾隆四年原任江蘇巡撫張渠因是年江省皆遇歉收價貴並無盈餘可以融補奏請停其撥補經部議定嗣後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將通省融撥及公項撥補之處通行停止在案夫以通省之盈餘撥補通省之不敷則有盈餘之州縣固不容其冒銷侵隱無盈餘之州縣亦不致賠累偏枯事屬公平今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設此一邑之中連遇出糶價貴買補價賤則雖有盈餘無煩動用矣其或連遇出糶價賤買補價貴則更無盈餘可以撥補矣况既定以本年撥補則上年所有盈餘不肖之員必百計

浮開以圖侵冒上司因係本地撥補之項不甚愛惜聽其開銷彼上年並無盈餘者則又不准融撥勒令賠補即如臣奉 命查審兗州府沈斯厚貪婪案內有嶧縣乾隆五年盈餘谷價一千九百餘兩沈斯厚提用一千二百兩現在審明議追設以此一千二百兩通融撥補可免數員之累今則徒供貪墨之侵挪是同一撥補盈餘以之勻撥通省則公而溥以之撥補本地則偏而私其理較然可觀也至於動支存公添補不敷之處必值該省皆係歉收價貴盈餘不敷然後動支若年豐穀賤則盈餘已敷撥補動支存公原非常有之事且查存公銀兩留為辦理地方公事之需各直省如辦解物料不敷腳價及修理衙署等項皆得動支地方公事孰有大於積儲者而反不准動支亦覺輕重失宜如以勻撥盈餘添補存公恐經管倉儲之員

恃有此例遂啟浮冒侵漁之漸獨不思州縣各官辦理之事何處不當稽核其浮冒防閑其侵漁斷無預料其浮冒侵漁遂可矯其弊而廢棄成法也如以買補之時價果昂貴原可咨明展限不知此例一開畏累之員羣起效尤止圖存價在庫矣天時之豐歉難以預料設或年復一年價仍昂貴不且盡倉儲之粟轉而為存庫之價積儲竟為虛設矣且上年既因價貴停買下年春間必係價昂仍須平糶至秋成之時並買兩年之穀更覺艱難是價貴停買一事尤於積儲無益也以臣愚見欲倉儲之常盈必使官無賠累之苦欲使官無賠累之苦必當復通省撥補與動支存公之例方為有裨仰請 皇上敕下該部定議通行各省將乾隆六年以前凡有穀價盈餘徹底查清解交司庫統俟下年買補時有不敷之處核實撥補如撥補有餘

再留為下年之用倘或不敷動支存公添補嗣後總以上年通省盈餘為下年勻撥不敷之用其府州縣買穀還倉如有盈餘事竣之日即解貯司庫另款收存報部查核倘府州縣有將盈餘銀兩任意侵挪者嚴叅治罪至於買補之時原應稽察其冒報侵漁之弊請嗣後責成該管道府於買補時確查本處市價按其買補月日核實准銷如有虛開控報及道府等官不實力稽查虛應故事聽其冒控者該督撫嚴叅分別治罪議處如此則經管倉儲之員既免賠累之苦且除冒銷之端積儲自充民食有賴於足民之至計不無小補也

請給淮商餘息以速鹽運疏乾隆六年徐士林

巡撫江南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士林謹 奏為恤商正以惠民仰懇

聖恩准給准商餘息以速鹽運事竊照商人行鹽計圖牟利斷無照本發賣不取餘息之理鹽商無利行鹽不前決無鹽價不長之事上年臣奉 旨查辦准鹽運楚成本據商人開報各款數目浮多不無暗攤餘息情弊經 臣與鹽臣準泰逐一察查據實核減定為成本並請量加餘息會詞具 題今准部議以餘利諒已攤入成本之內毋庸另給誠慮核減未盡不便加重也第前次核算成本較部議原價雖屬稍增而各款皆現在必需實數並無浮溢今不給餘利商情失望輒生退阻且適值今春陰雨過多場鹽產少兼以開浚鹽河築壩阻滯價脚倍增現在鹽運不前鹽臣準泰極力催趨各商呼籲延挨甚為掣肘伏查准商以鹽為世業權子母操奇贏雖物力盈縮價有貴賤不齊而從長計算總期獲利乃商賈常情先經大學士等原

議內開須將需用各項確加核算每引計其成本若干並其利息若干酌定價值等語早已籌議及此 臣等奉 命查辦將成本逐款核清聲請每引量加餘息正遵照原議使本利不清可以察其私增情弊體恤之中仍寓以節制之道倘止令照本出賣不給餘息恐不足以服衆商之心且實在成本原無可減不過減成本外之重利耳前鹽臣三保二次酌開成本賤價每引六兩三錢零貴價每引六兩五錢零是成本內實有餘息也今 臣議定賤價每引五兩三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一兩矣貴價每引五兩七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八錢矣僅議量給餘息二三錢就年利而計不過十之三四釐較之典商三分二分之利輕重已屬懸絕祇以鹽商資本饒裕常年通算積少自可成多是以計利不嫌微薄若仍謂餘利已攤入成本則每年

正雜錢糧匣費外支原有定額火作等項雜費復屢經裁減實難隱混况現今產價之貴脚價之增又為衆目所共見衆耳所共聞一無所利而令其挾貲千萬冒涉江湖雖嚴催行運不惟奸商得以藉辭即令良商亦未免於力絀倘漢口到鹽稍有不繼恐准商困而楚民亦病此不得不早為籌慮者也伏思恤商正以惠民補偏乃以救弊仰懇
皇上天恩准給准商餘息每引二三錢計售賣於民每觔增值不過幾毫在商人皆沾餘利日見充裕不必嚴令而自爭先行運誠屬商民兩便仍令鹽臣每年核定成本輕重鹽價應貴應賤合加餘利每引若干預行咨明楚省曉諭按數出售如有私增釐毫及運銷稽遲者即將該商嚴究庶情法兩平該商無以藉口而楚民亦永無鹽貴之患矣

卷三十七

皇清奏議卷三十八

敬陳賑務事宜疏 乾隆七年

蔣溥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奏為敬陳賑務事宜推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勤求治理敬念民依偶有水旱偏災 召對臣工時加詢訪痼疾在抱之意每形於辭色而 深宮之履念尚有為臣下所不能盡窺者
宸衷肫摯誠為自古所未有近淮徐一帶地方被水蒙
皇上特命大臣前往會同督撫河臣辦理水利賑務疊
降 恩綸至再至三蠲租免賦加賑截漕拯墊溺之羣
黎而登諸衽席本月十五日復蒙 皇上召見在廷諸
臣 面加訓諭有可以籌畫一二者條奏以 聞臣
仰勤 聖顏敬聆 天語彌切悚惶無能報稱伏思
淮徐諸郡襟絡河淮今年雨水過多上流之水滙注洪河

奏三十八
一時宣洩不及以致高寶一帶低窪淹沒浸為異漲現在
秋分節候水勢日漸消落將來善後事宜 欽差大臣
等自能悉心辦理惟是現在賑務 皇上不惜億萬帑
金為小民熟計安全要在膏澤遍敷不致一夫失所而微
臣區區管見稍有可以仰承 德意者不揣愚昧敬分
晰陳之

一江省災黎或羣聚一處或流散四方愚民饑寒所迫最
易煽動該地方官應將前後所奉 諭旨隨時隨地宣
揚化導俾知 朝廷德意無微弗逮有司辦理荒政應
兼留心訪察奸宄其流民所到之處業蒙 諭旨使各
該省隨地安插留養並令訓諭約束而未經流出之人羣
聚一處覓食無方或掠食市物因而漸肆搶奪情形若不
防微杜漸誠恐為害甚鉅應令有司加意稽查如有奸民

即行指出首惡懲治其地方武弁亦宜先事防範不得視
為膜外

一辦賑務須多員各該州縣地方其奉委協之佐貳等官
以及往來差員或搬運米石或稽察賑務本地方官每視
為客官不能和衷共事其胥役人等因生窺伺呼應不靈
動輒掣肘於公事不能無誤應令督撫嚴飭毋得復蹈前
轍期於一體辦公不可妄生畛域

一各屬散賑開報戶口照數詳請米石至臨時給賑往往
有造冊遺漏之人已蒙我 皇上洞鑒奉有 諭旨
無使裁減臣恐被災之處既多原有一種貧民往來棲止
無定戶口冊籍終不免遺漏及臨期乞賑而承辦官拘於
造冊詳報在先不便再為開銷致令曠闕滋事殊不知我
皇上軫念災黎加意撫綏今又於常額之外 特

旨加賑三月兩月不等 恩施至渥何惜升斗反致此膏不能徧及應令該督大吏密諭委員斟酌辦理果係實在災民冊籍有遺漏者一面收賑一面補行詳報

一散賑地方或有本籍紳士及殷實之戶能出既資分任賑務實心効力者彼等既係本地之人自能熟悉本地情形應令地方有司核實詳報分派各村鎮料理賑務如果有益災黎請照樂善好施之例一體酌量議敘查從前雍正年間山東災歉曾經舉行此例今似可做而行之

一散賑例設米廠粥廠向來多擇城中寺觀處所設立不過數處以致該州縣散賑不能遍及務於各鄉村地方度其遠近在適均之地分布賑濟庶人少易給且老幼皆就近赴領易於散給

一散賑分設各廠需用書吏人役甚多原皆有額設工食

而向來此輩積弊往往乘機侵蝕散米則用小斗量出或攪和糠粃賑粥則夾入硬灰偽作稠濃因而扣尅米石又挑夫火夫種種通同作弊之處不一而足在國帑已大為糜費而窮民仍未得盡被 恩施膏此種實應痛懲應令委辦之員不時親身稽察如有前項等弊立即於散賑處嚴懲示衆

一各州縣駐劄兵丁其應得糧餉或由本營給發或在本州縣支領皆有定制惟是江省偶遇災荒地丁糧米所在多蒙蠲免其兵丁糧餉地方官員或因無項可支詳請轉報以致稽延在各該兵丁遇此歉收之歲未免食物昂貴誠恐需用甚艱應請 敕諭督撫轉行藩司預為經畫依限給發則糧餉不致逾期而兵食寬裕矣

一窮黎被水之後露棲野處寒濕交浸易致疾病應令該

地方開設藥局揀擇本地良醫遇有疾患時應醫治務宜
加意全活毋致虛應故事以上八條在奉 命之大臣
定能籌及而臣仰體 皇上惠鮮懷保之至意誠恐委
辦之員稍有奉行不善雖該管之大員一經覺察自必加
意叅處但叅處在後而 朝廷之深仁厚澤在窮民已
未得均霑何以仰副 聖心俾 恩膏溥被臣謹抒
芻蕘之見臚列敷陳以備 採擇伏祈 皇上睿鑒

請行版圖順莊之法疏乾隆七年

陳大受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大受謹 奏為謹陳力行版圖
順莊之法以垂永久事竊惟催徵糧賦在乎因地以制宜
創立科條尤貴酌今而準古蓋法久弊生雖前人之成式
亦難墨守而令行奸杜則當今之良法自應循行也伏查

海內財賦以江南為最地廣糧多催科之道實為綦重歷
來編徵定額州縣大者編戶六七百里小者三四百里每
里為一圖每圖為十甲原係照依田地坐落坵段挨號勻
裝本無參差混淆之弊緣明季正賦之外額多雜派差徭
按里輸當並不計畝均値又有官戶儒戶之優免于是避
役者將本名田地寄籍官儒以免差徭遂至數十頃之多
田占籍于一圖而竟得免役或田僅數畝徧載於一甲而
派令當差偏枯不均閭閻苦累是以國初科臣柯聶江蘇
藩臣慕天顏咸有均田均役之請也夫均田均役其名未
嘗不正其意未嘗不善然考其立法之始即為滋弊之源
有不可不加詳察者查田地必有坐落處所故版圖魚鱗
順號冊籍為清糧根本均田者應視其通邑田地山蕩之
多寡均分幾圖幾甲每甲裝田若干挨順坵段由近及遠

務使履畝即知其田係何圖何甲按籍即知其田坐落何處則田地何至錯雜而田額亦未嘗不均以臣所知江廣安徽等省編田區分圖甲咸皆如之乃慕天顏原疏云聽民自相品搭充足里甲之數此言一出民間推收遂不計田畝坐落處所而以圖甲為虛幌任其取東西南北之田以實之惟以戶名為主甚至將一坵之田割裂分列於數圖故欲就實徵冊而考其田在何處非里書排年未由知悉而里排人等以印官為傳舍錢糧無憑催徵藉此權操掌握花分詭寄包攬侵收無弊不作皆自相品搭一語階之厲也至本朝定鼎以來一應工役俱動正項開銷小民完納正供之外並無絲毫雜派差徭無役可均其所稱均役者乃州縣之私派耳蓋里役之設仿自明季陋弊相沿始則藉催糧之名供役在官繼則不肖官吏倚為腹心

今其承應一切雜務按圖按甲遞年輪當且有值日里排每日即在縣前伺候一遇公私之事官出一票交給里排承辦繳官有費經承有費差役有費指一派十藉以肥己苛派糧戶每米一石自一二兩至八九兩不等名為幫貼猶不能滿官吏之慾壑因之包攬錢糧侵漁正項從前江蘇等屬積多至千百餘萬大概由此賦逋民困均田均役之流弊已為至極是以雍正十年內廷議舉行版圖順莊之法以清田糧實乃因時制宜酌今準古之善策而前督臣尹繼善等又將里書排年等役嚴行革除數年之內錢糧易於徵收小民不得浮費已漸有成效第緣各州縣印官屢易奉行不力而所定科條亦未免過煩以致版圖各冊有已經查造者辦理未得就緒乾隆二年內陞任藩司張渠又有均田均役之奏經部臣議以事關更易成例永

定章程應令確按地方情形悉心妥議題到再議等因臣
自上年調任江蘇查核此案未經議覆而各州縣依違其
間並將已經查造之冊等諸無用隨詳加體察博採輿論
始知版圖順莊事若相背而理實相成祇緣舊日里胥積
蠹向藉均田推收為婪索之計一旦易為版圖權柄無所
操縱不能遂其科派之私故爾多方阻撓極力慫恿冀其
返舊而不肖官吏希復里排責令辦事可藉分肥亦多交
訖究於國賦民生有損無益伏思版圖乃就田問賦千古
不易之經即明之初年又造魚鱗分役里甲三千甲田三
百按畝科徵是均田原寓於版圖之內又洪武初驗田出
夫田一項出丁夫一不足一項者以別田足之按畝計役
而均役亦即在版圖之內故版圖一定諸務皆便若舍版
圖而只言均田均役則其流弊必至如前所指者至於順

莊就人問賦不過行滾單省差便民之一節版圖既清不
難次第辦理但立法貴於易簡庶奉行者得以易知易從
前此舉行版圖順莊條議紛繁冊籍浩瀚所造坵領戶戶
領坵版圖實徵順莊等冊紙筆人工所費不貲且須逐年
換造者人多畏難遷延度擱或勉強遵奉遂致滋擾今臣
等酌議州縣每年俱令造實徵冊及滾單冊以為徵糧張
本實徵冊內田額銀數俱與奏冊相符應以現年實徵冊
為根底照冊載各戶每戶各散給一單令其自將該田坐
落土名坵段號數四至鄰田及本戶的名住址一一開填
明白繳縣註入實徵冊內俟填註完日督令經承檢查抽
聚挨順坐落坵段歸併圖甲仍照原額田數均裝次年即
照此另造為版圖實徵冊嗣後田地售賣只須改寫戶名
不得將田竄入別甲再按花戶所填住址分晰城市村莊

另造順莊滾冊以便催糧其買賣推收住址遷移隨時報明悉照原議查辦則以州縣每年必造之實徵冊根據而清釐之事非繁擾較為捷便從此章程一定不惟田地之積弊永杜糧賦之催科有裨即一切經野實政皆得有所憑依以為推暨矣

請廣淮揚水利疏乾隆七年

顧琮

總督漕運淮揚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顧琮謹奏為敬陳淮北溝洫已行之成效請廣水利以盡地力事竊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黃淮匯注湖蕩土田廣衍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饑饉荐臻以致土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疊蒙皇恩蠲賑截漕近又特遣大臣撫綏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見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

其所以欲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待罪總漕淮郡適當駐劄之地又因厯任已再其間風土民情知之頗悉近者督漕北上復沿堤相視按之地勢訪之土人而知淮北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施功甚簡為效甚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畧相等乃田價懸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北下地一項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所由蓋淮南河堤多建涵洞灌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雖濱河而溝渠坡堰概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一亢旱麥收亦缺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區則又皆如荏葦極目汙萊積雨稍多即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疑引河灌溉廣設涵洞或於淮北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

堤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滋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前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姓者以賤價買堤外瘠田於堤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南北可獲其利臣竊見自清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由來止知束水濟運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昔魏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適相類此應請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興工於兩郡近河堤岸或建設涵洞或分築壩

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微山漁濱徐塘諸河支分派別務各廣引溝渠或築圩岸以圍田或棄窪地以瀦水要使隨地制宜克盡地力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更令即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可盡使瘠土化為沃壤第恐議者疑其運河洩及諸湖之水或於濟運有妨不知各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即可過茲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此啟閉以時運過始行宣導是祇借運河閑蓄之水用為民田灌溉之資漕運毫無所妨農工大為有濟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朝廷規畫然與其憚於興作而旱潦不除累歲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濟國帑坐以虛糜終之水旱頻仍未有窮已誠得此工克

興則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考之目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
淮徐兩郡災黎衆多待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
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既多蠲免賑
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為繼若田功克舉
歲獲豐收則從此正供可以無缺庫帑可以節省其利二
也淮徐常平匱乏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則二
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其利三
也兩郡磽瘠既化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流亡安
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為湖泉貫注亦多溜壩冲工
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之
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
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興害除上可慰九重南顧之
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是一時國家之所費有限而

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旱有所節宣一勞得以永逸收
益除害公私並濟無過於此矣

請定雩祭大典疏 乾隆七年

徐以升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奏為水旱
關係民生請定祈禱之祀典以昭誠敬事竊惟堯水湯旱
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有特舉之禮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
爾雨澤愆期原非遽稱災異而 深宮齋禱默致精禋

恩旨頻頒大沛解澤並 命禮臣設立壇場虔誠

禱祈仰見 聖主如傷厓念為民請命之盛心臣竊以

為祀典所在亟宜修舉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有
雩祭之典所以為百穀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雩禱祭水
旱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
雩乃若偶逢亢旱則又有雩周禮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春
秋書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
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有之考字義雩者吁
嗟求雨之意其制則為壇于南郊之旁故魯南門為雩門
是雩壇實有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雩禮始廢則禱祀天地
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雩壇于國南郊梁武始移雩壇于東
郊又改燔燎而從坎墜唐太宗又雩祀于南郊宋制孟夏
雩祀昊天上帝前明雩壇在泰元門外是歷代皆有雩也
我朝禮制具備會典亦載有 躬禱之儀獨于雩祭
尚未設有壇壝似屬闕典雖 郊祀之禮亦有雲雨風
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必有所專設乃于祈禱之
典似覺更為誠敬周詳伏乞 皇上敕下禮臣博求典

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立雩壇仿古龍見而雩
之禮每年屆期擇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陽雨澤稀少
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
無庸於各宮觀處祈禱再查祈雨祈晴事同一體倘有雨
水過多祈求開霽之處請照祭法雩祭祭水旱之例亦於
雨壇致禱庶誠敬克申於典禮似為允協至僧道諷經考
周禮巫師神巫而舞雩故古有歲旱暴巫之說然孫子之
對魯穆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不已疎
乎今僧道諷經求雨是亦巫師之意也然揆諸禮經考諸
禮制諷經之例臣愚以為似可停止其或各寺觀有願祈
求者亦聽其自致虔心不必從事壇壝至禁止屠宰一事
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宰之例然稽之雩禮亦用牲牢故
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古祀神祈雨未嘗禁

屠且使經紀小民各項歇業民間嫁娶等事多有未便臣愚以為屠宰似亦不必禁止至於不理刑名則各衙門事件繁多反致稽遲淹滯如笞杖等罪不過懲儆刁頑原非大傷民命未必遂至干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得計亦開姑息養奸之漸臣愚以為刑名案件似應照常辦理臣又考之書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古雨暘寒煖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即大小臣工皆宜有省躬省職之思至於直省府州縣亦應並設雩壇俾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致祈禱者皇上於大內虔誠致禱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如何分班詣壇虔誠致禱及直省官員過本地方水旱詣壇祈禱之處伏乞勅下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注遵照通行庶大典

舉而誠敬昭以對越上帝以消弭災眚而古禮咸備矣

勤修省疏乾隆七年

柴朝生

協理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朝生謹奏為敬

竭愚忱仰祈益崇聖德以臻泰和事竊惟君咨臣儆

治世之休風謙益盈虧檢身之至理臣伏讀本年三月內

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

者何事此誠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皇上虛懷若谷

從諫弗拂之盛心也不獨九列大臣面承訓諭者悚

仄不安凡屬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思奮以圖

仰贊高深臣緬維隆古妄參末議謹據一得之愚用

效芻蕘之獻伏查堯有水患湯有旱憂自古帝王之世難

奏三十八
而俾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泮水傲予湯以六事自責其德益純其操益密而有感斯應捷若影響 皇上御極以來治隆堯舜仁心仁政浹洽寰區入春以來近京地方雨澤未經霑足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臣謏陋庸才何足仰裨萬一惟是天時之雨暘難以淺見窺測而人事之修省不妨過為責難然修省於事為者一動一言純雜易見修省於隱微者不聞不見朕非難窺蓋君心為萬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托命焉 皇上出治臨民固無一不準乎天理合乎人情治臻美備矣而小臣私意管窺 萬機餘暇豈無陶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幾或乘於不及覺遂致潛滋暗長而莫可遏則俄頃間之出入即為 皇功疎密所關雖 深宮之糾虔自必備極縝密萬非微臣所能

參度而報効無由寸心激切不得不總總過慮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朝夕愈加敕諭致審於惟幾惟康而力求乎制心制事則 聖德益隆 聖心益溥豈得隨時修省僅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慎起居疏乾隆八年

沈廷芳

協理山東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沈廷芳謹 奏為 車駕東巡請 慎起居敬懇愚忱仰祈 睿鑒事 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是故起居必慎動靜必端服食有常度進御有常則偶事巡幸警蹕倍嚴誠以皇躬至重孝以守身為先故能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遠邁前哲屬者將 幸奉天躬謁 祖陵以展孝思此則春露秋霜不勝追

遠之念衣冠物御恒存如在之思洵足以齊虞舜而媲周
 文矣臣嘗考記言古不墓祭自西漢始崇此禮為高帝原
 廟之遊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
 陵而上陵之禮迺興歷梁後周及唐此典不替而開元中
 編入五禮著為常憲是雖人君事亡如事存之盛節而陵
 廟無並重之禮此韓愈豐陵行之所由作也雖然盛京
 係國朝鄴鎬之邦祖陵為萬載神遊之地上陵大
 禮實同孺慕興懷先帝而皇上方以孝治天下
 率土臣民胥為感悅且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
 道萬象昭明百昌告瑞小臣何敢以管窺蠡測冒瀆
 宸聽惟是今年四月奉有今春偶有小瘳漸次平復之
 諭旨意自去歲淮楚水災深宮屢念所致况夏來
 暑氣倍烈奉旨以上天垂象示儆當惕勵黽勉

勤於政事感名休和仰見聖天子健法天行不自暇
 逸炎蒸之候勤理萬幾而車駕所幸盛京去大
 都一千五百里之遙祖陵復安長白山之麓邊塞崎
 嶇跋涉勞頓更聞北土高寒七八月間已如冬候間逢霜
 雪即可禦裘風氣與內地迥殊尤難珍攝伏望聖躬
 隨時隨地敬慎起居節勞養和以臻釐福典禮慶成早啟
 法駕或駐蹕塞垣固宜量簡軍實而閱兵之餘
 於田獵之事惟冀勿事馳驅皇上既臨粉榆之鄉社
 宜益思王業之艱難一人之身為天地宗
 社所關四海兆民所倚列祖神靈實深憑式保恤萬
 倍聖壽無疆斯稱大孝此尤中外臣庶所仰望而臣
 之愚衷實為惓惓也臣本東海下士恭荷名試館閣
 游列言職中心感奮倍切尋常早擬上達微忱因弗善養

生貧勞致疾幸蒙 聖恩如天之蔭蕭艾已得再生謹
貢螻蟻之忱稍效犬馬之報干犯 宸威不勝虔切悚
惶之至

永定上游水利疏乾隆八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議籌永定上游開渠築
壩等事宜仰祈 睿鑒事查桑乾河為永定上游發源
於山西馬邑之洪濤山經山西之應州大同陽高天鎮直
隸之西寧保安等州邑至宛平之石景山計長八百七十
餘里保安州境內桑乾與渾河並舊開有渠六道曰北平
坡渠曰公務渠曰張公渠曰河南惠民渠曰中惠民渠曰
南惠民渠居中總謂之曰保安川繞渠稔稻自前明迄今
資其灌溉民多富饒康熙十八年大同西寧等縣居民以

桑乾所經各村墟地面寬塏平行可仿照保安六渠之制
於河南北岸各開大渠一道支引其水淤填灌溉營治稻
田足為無窮之利曾議各捐渠身地畝合力開挑因年歉
力薄而止至今尚有渠口舊迹乾隆六年二月內該處士
民又曾呈請借帑興工渠成田熟按畝認還因關兩省未
及商同妥議上年十二月內前任清河道方觀承將永定
上游開渠等事宜稟商署督臣史貽直遣員前往查勘地
勢諮訪輿情事屬可行於 臣回任後移交到 臣 臣念興修
水利既於地方有補隨備文移山西撫臣委冀寧道盛典
會同直隸口北道王芥園帶同原委之河員主簿徐文龍
等逐細勘明詳稱南北兩岸均可開渠一則利四縣之民
田一則減下游之水勢但測量渠身高下及近溜築壩等
事應請再行遴委善用水平之員妥勘定議等因 臣復委

藟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前往應行開渠處所細加測量是否可滋灌溉有益民田無碍地方再行勘明詳酌等因去後茲據吳汝義詳覆測量得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堰頭村黑石嘴起東至直隸西寧縣屬之辛其村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冊田村起東至西寧縣之揣骨疃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五十八里渠身隨地勢高下開挑自二三尺至一丈不等渠尾俱仍歸入桑乾正河兩渠成後約可灌田八百餘頃臨渠各村荒域之地悉可化為高壤實有益於民田全無碍於地方又將兩岸相較北岸地勢微順施工為易溉田亦多似應先開北岸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更為妥協今估計北岸渠長四十六里六分在山西境內二十五里六分零在直隸境內二十一里約估需銀六千二百

餘兩又渠口應開石工寬一丈長三十二丈均深九尺五寸約估需銀一千六百餘兩又河灘自渠口至水邊應建避溜亂石根壩高二尺底寬二尺頂寬六尺長五十五丈約估需運砌夫工銀一千一百餘兩通共約估需銀八千九百餘兩等語又據山西冀寧道等會詳此項工程事屬兩省地連四縣但該員均非河員疏濬事宜非所素習不便交辦應請直省專委河員領帑承辦令各該地方官襄助庶責成專而報銷亦易等語臣查原委之藟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二員熟諳工程周知形勢應即交令承辦仍令口北道王芥園就近督率稽核至開渠築壩應需銀兩查清河道庫內舊存有營田工本銀五萬餘兩係從前借給民間營田歸還之項仰懇 恩准於此項內動支俟營田成熟後按畝均攤還官至如何分年分省派還歸

欵及新營成熟地畝按則陞科之處容臣會同山西撫臣
詳議同估勘各工應需細數一併造冊題報即于來年春
融後興工如北岸試行有效再將南岸勘估以次舉行其
在山西應州境內之渾源河發源渾源州匯歸桑乾據委
員等查勘亦可開渠營治稻田與南北兩岸形勢相等應
俟兩岸渠成後著有成效再聽山西撫臣查明辦理計勘
永定上游可開渠者三處皆藉桑乾渾水之利一處渠成
即堪營治稻田三四百頃瘠化為腴民厚其生故委員查
勘所至衆情歡躍紛紛具詞籲請舉行而開渠延袤數十
里支分派引灌田既廣則永定洪流亦可稍資減洩蓋又
相因為利者也再永定每當漲發之時倍稱險急皆由上
游崇山夾束挾建瓴之勢全湧直注至石景山始就平地
而揣流所向自金門關以上無一定河身蓋離山未遠其

氣猶急今查上游桑乾河由西寧縣之石匣村入山所經
宣化境內之黑龍灣懷來境內之和合堡宛平境內之沿
河口三處皆兩山夾峙中徑二十五六丈全河之水一線
束趨舍此更無別路乃天成閘壩關鍵之地若於此三處
山口就取巨石錯落堆疊彷彿竹絡壩之意作為玲瓏水
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稍減委員吳汝義
徐文龍等現在三處山口逐加詳勘和合堡又為衆河匯
流之處應先於此處建壩約底寬二十丈頂寬十丈均高
二尺長二十五丈係水中修建鑿取本山石塊約估需夫
工價銀二千餘兩此項銀兩應請一併在清河道庫營田
工本項下動支報銷統俟部覆到日一併確估造報於來
年春融時興工俟試行有效再將黑龍灣沿河口二處酌
照增修俾層層截頓以殺其勢更為妥便壩成則水不迅

水不迅而來水所經之地皆一望荒蕪居民咸處高阜委員等查驗節年水跡所至之處並不為患且永定汎漲不過數日漲再落則水畢洩矣以上開渠建壩二事實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用敢備陳情形並將永定上游及北岸渠工繪圖二幅恭呈 御覽

籌立社倉疏乾隆八年

晏斯盛

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晏斯盛謹 奏為推廣社倉之意以權積貯之道事竊惟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復矣然而猶可存井田之遺意者莫如社倉社倉之法自隋開皇時長孫平請立義倉始其時建倉當社穀本皆出於民雖稱諸州儲侍委積而關中之旱至就食洛陽未見實效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

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逐年歛散少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得見管米三千一百石存倉不復收息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其後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是其米借自常平本出於官而收息於民貴貸賤償故舉之較易然亦未嘗廣有所推行也伏惟周末秦漢以下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返是以管子因穀之貴賤而緩急其令以制其重輕所謂民有餘則輕之故歛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散之以重者即漢耿壽昌所言常平之法穀賤時增價而糶穀貴時減價而糶者也彼以富國此以利民事實相仿行

至於今蓋積貯之常經矣然後漢劉般又言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是在東漢之時常平之弊既已如此前世之弊大約相等數年以來於穀貴時俱增價而糶穀遂因之愈貴穀愈貴至於無可糶將無所恃以為糶此常平又有難行之勢也且使常平行之不弊其如深山窮谷遠鄉亦無所利何也常平之斂也穀賤而糶市人藉以增價貧民既苦湧貴其散也穀貴而糶市人因而囤積貧民又苦交持且其糶也城市而已遠鄉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沾顆粒者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四鄉脚費已耗而無錢之民究無所得米此又常平之法所不能周者也至於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徵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徵賦其本已失朱熹崇安之積借本於官則因本得息夏冬價值相較

貧者實食其利然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行之者不過間有一二後之行之者尤以為甚難且勉強滋弊何也其倉多設城郭於社倉之義既已大悖而積穀之法專主捐輸則仍隋倉之舊又非朱熹借本於官之遺意且任賑貸者不得其人上下視為無足重輕或且懼其積之多其累將與常平等憚其斂散之艱虛存數目至以空文副功令者又往往而有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然也要皆未探其本不盡其用更推廣而通變之也今夫生齒之繁利不溥不能濟也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也臣嘗竊籌之州縣形勢廣狹不一約分四鄉小州縣一鄉約五千戶四鄉約二萬戶中州縣一鄉約一萬戶四鄉計四萬戶大州縣一鄉約三萬戶四鄉計十二萬戶大小相衡通約一鄉二萬總四鄉計八萬其間奉行社倉者除虛報數目及全未

有倉外或於四鄉各設一倉每倉積穀數百石或千石至三四千而止各倉多寡相衡倉約二千五百石總四鄉約一萬石以一鄉二萬戶之人食二千五百石之積每戶計得穀一斗二升五合戶約四口大小口相衡約為三口口日食穀一升戶計三升二萬戶日食穀六百石則二千五百石之積不五日而已罄所謂生齒之繁利不溥不能濟者此也今天下賦稅有經額徵銀米而外絲毫無所取至奉行社倉各省乃誤以隋義倉之積為社倉法數數焉惟勸民捐輸之為事而其間最不善者仰承上司風指邀集豪富紳監肆筵設席冊名樂輸其實勉強又其甚者按糧科配於額徵之外勒輸若干及其久也以冊為倉並無實在前官一易按冊而稽之則吏執冊而對曰此欠在民遂不得不行追捕追捕不完則拘比之於是簽票交加示曰

鎖拿樂輸而戶民之見示者曰既樂輸矣又曰鎖拿是不可解吏亦無辭以對所謂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者此也然則奈何曰推廣社倉之法用宋朱熹之意而變通行之可也請於十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堡之中建立一倉倉積穀三千石一家大小口相衡約為三口口穀一升家計三升一保千家之人日食穀三十石保倉三千石之積足資百日再倍積之分別極又次貧三等足支一年雖遇奇荒人不為動或曰小州縣可二十保大州縣將百二十保大小相衡將八十保保穀三千石得穀二十四萬石不捐輸將奈何曰宋太祖乾德元年詔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夫別稅一斗仍隋取民之例而隋可辦穀粟不必別增惟因朱熹社倉借本於官之意而於額徵銀十分中以一二分輸

穀則御史陳其凝前奏民賦照時價輸穀之請非創說也請自今民賦各銀一兩內以一錢五分照地方時價入穀於本里保倉價賤之處可五斗價昂之處可三斗或四斗不等本保本倉無胥役之索捐無水陸之腳價無斗斛大小低昂之欺愚銀穀無需轉易計八十保約地丁銀五萬內另存銀九千兩得穀三萬石八年得本穀二十四萬加一息穀二萬四千石年豐日見其增小歉用之不竭或曰州縣八十保為倉甚多費將安出曰積三四年費將一萬二千初積之一二年保穀無多分貯於本里本甲公所俟三四年本息充盈以其息分造倉廩漸而廣之費自裕也或曰倉多積多穀不流通奈何曰有糧之戶石斗之餘大倉一粟存於家者官不糴商必通也通流之中留其什一不使盡洩也或曰積之保與積之官無異奈何曰一保之

地十甲之地一甲之地十牌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也以本地之穀存本地之倉年收年貸家給而人可得非若遠穀之不能致歛不遽散也或曰戶口畸零不足一甲甲分畸零不足一保奈何曰戶附近甲甲附近保不限於十或曰一戶而糧多者分在別保保異而地錯者孤居一甲奈何曰正其版圖聯以順莊地從其便糧從其便可也或曰無糧之戶少穀之保奈何曰分常平之穀以為之本積之又久息多於本本還於官即以息為本如社倉本法可也或曰穀至三千石經理難得劉如愚其人奈何曰一保之地一里之地也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輪管年清年款上下交代隨地丁里甲而轉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聯毘相為表裏夜不藏奸地不留匪至於歲慶屢豐戶登康阜積貲日富以其餘息因

倉之近地立之社學膏火可資息又有餘則保中之鰥寡
孤獨婚喪無資者皆可因而給之也豈非上治哉朱熹金
華社倉記曰世俗之所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
耳以予觀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
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布而不以穀以縣
而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
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一邑
而不能行於天下程子嘗極論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
激也夫青苗社倉同一收息於民也然利害懸殊則子所
謂以金不以穀之言最刺其病何也金無轉移之端春散
夏歛秋散冬歛三分之息實增於本數之外下戶窮民無
異剥膚至穀則有早晚之價四月貸十月還二分之息常
在本數之中歉歲荒月足以周急實不可同年而語惟是

加二之息積之既久息多於本則倉之所存者皆窮民之
餘世宗憲皇帝尤不可忍焉雍正五年特定息為加
一則借貸者之沾溉已與年俱深我皇上於水旱之
恤動至數千百萬慘怛忠厚之仁漢唐宋之人君無有倫
比因此由社倉之厚其本而大其規模使與保甲相為經
緯則常平之積可不必增採買之停可不復慮雖博施濟
衆可也何堯水湯旱之足云臣自維此意似為迂濶然一
偶所得宜獻聖明以俟採擇

敬陳河工事宜疏乾隆八年

都隆額

稽察宗人府衙門事務監察御史奉恩將軍宗室臣都隆
額謹一奏為敬陳河工事宜仰祈睿鑒事臣查去年
江南地方遭遇水災時屢宸衷特遣大學士及
大臣等會同該省督撫公同確勘凡河道水利逐細籌畫

將疏濬修築宣洩之處定議公同覆奏甚為周詳臣去冬奉命往查南漕船隻復奉旨著臣往石林口查勘一切事宜臣即星赴徐州一帶地方親加查勘又往查漕船將清口高家堰山陽盱眙天然壩及寶應高郵邵伯等處情形細加籌畫查黃河淮河河湖運道甚有關於民生雖辨理得宜而一遇水勢陡發泛漲之時實難關攔惟宜順水性因地利早為萬全之計先事預防可也臣既親閱情形復博採衆論不揣冒昧恭繕三款為我皇上陳之

一宣洩洪澤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查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綿亘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河之水歸流入海水勢汹涌則沙水隨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遂至淺阻其形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

再天然壩原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啟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閉此二語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天然壩一起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勢微弱而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堤保固使清口之水汹涌以禦黃流則由旁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水口修理寬濶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堤固守此即如喉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故溝之潰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之所

致並非天然壩啟與不啟之故也臣愚以為淮河之水以清口為正其東西兩堤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磚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即為清口之西堤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即將西堤拆毀使之寬濶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堤無固守之虞矣至西堤迤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堤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河兩淮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一帶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

將淮河之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為務則甫除一弊旋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
一湖河之水入江道路宜加挑濬也看得高郵寶應一帶運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興化鹽城如皋泰州等州縣在東地勢東高西下全賴一線之堤以資鞏固再沿海之所有范家堤地勢更高下游州縣形如釜底是以五堤開啟則下游地方歲遭水患五堤關閉則上游堤岸單薄不能堵禦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如遇湖水盛漲則上游堤岸仍舊傾頽漫溢以致下游州縣被水冲淹若治之之道必將入江道路多為開挑方可得隨勢引洩之宜前據督臣高斌等欽承 聖主指示謨猷將入江道路酌量增添之處會同大學士陳世倌等議奏內稱邵伯迤南之金灣滾水壩下添建滾水壩二座自下游開挑河道引入鹽運

河內由石羊溝入江歸海將芒道沙尾加長開挑令其暢
流歸江等因在案又據會議奏稱於高郵之三堤並昭關
之上下等處添建石閘七座宣洩水勢由愛陵等湖之東
堤流入海口等因亦在案臣愚以修治高郵寶應邵伯等
湖保全下游州縣斷無出乎添開入江道路之計者
聖訓周詳至當不易雖經欽差大臣等將添建之處
欽遵酌量議奏臣以入江道路尚少滾水壩離河甚近猶
不能減洩各湖盛漲之水相隔高郵寶應一帶堤工甚遠
若宣洩不及則於上游地方為患無所裨益至添建石閘
分水入海之語不能宣洩各湖盛漲之水又與開設滾水
壩無異仍致淹沒下游州縣田廬雖築引河堤收水亦不
能越范公堤暢流倘水勢浮漲直越范公堤入海則下游
州縣盡被水患似非萬全之計但應欽遵聖諭添開

入江道路臣等籌度地宜應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添
建滾水壩二座壩下開挑引河將湖水分引歸入鹽運河
內其鹽運對岸秦唐河附近之處如挑引河使水歸江則
高郵寶應各湖之水可以宣洩暢流倘遇水勢盛漲之年
將洪澤湖天然壩開啟下游各湖之水時洩時收而無慮
矣河道通暢上下相應高郵寶應一帶堤工運道既永久
無慮而岸內下游地方亦可以享昇平之福

一堵禦石林口之處相應正本清源也竊黃河自河南山
東起以至徐州韓家山一帶地方兩山交錯水勢壅阻上
游堵閉河水泛漲是以舊制北岸則有石林口黃村劉原
等處南岸則有茅城鋪天然閘逢山等四閘各留減水壩
以資宣洩由兩堤分減者原因形勢相等數年以來全黃
北移石林口不能堵禦流入韋山湖湖身淤漲漸高挾黃

而流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地方被冲運道皆有妨碍臣上年冬季親臨石林口查看宣洩南岸下游河水之黃溝壩河蔣溝等三處惟黃溝一處暢流其餘壩河蔣溝二河盡皆淤塞由茅城鋪流出之水不能暢入湖內挾南流而至北岸勢必橫流溢漲而成大患此處雖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於石林口新堤之內修築月堤大修沛縣塘堤並石林口以下順河集迎溜之處挑濬引河堵禦黃河北岸又天然開對河北岸開挑引河使溜歸於中流仍與茅城鋪天然開各壩底俱用碎石築墊高厚使水不能多入以保禦南岸俱屬有益但臣之愚見與其修補殘缺不如正本清源伏查石林口之茅城鋪實係減洩黃河之水以資清口要處其水口舊制萬難輕議損益似當如口腹咽喉之相稱但水口向係寬濶又有定國寺等處之引河四道

原有咽喉之黃溝壩河蔣溝三河今僅存一河是以口大腹小既不能容納又無宣洩之路以致漲溢北流不但附近南岸之州縣屢被水災即北岸石林口等處工程僅有一堤亦不能保固應請仍循舊制將壩河挑濬寬深於洪溝三河俱由徐起溝入翠佳湖等處再壩底全用碎石鑲墊按照舊制尺寸砌築以為宣洩之勢則黃河水勢減洩以資清口而南岸一修理北岸亦不勞而治矣江南之銅山豐沛蕭場等州縣山東之魚臺滕邑等州縣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州縣數百萬生靈俱可保其生計而韓莊閘一帶運河工程皆可免黃河逆流之患永享安瀾之慶矣以上三款臣皆查勘地勢詳究水性謹獻芻蕘是否允協伏祈
睿鑒

皇清奏議卷三十八

奏請查勘疏濬經
部議令會同江南督撫遴委幹員查勘開通奉
旨依
議速行移咨欽遵在案臣抵豫之後仰體我
皇上軫

皇清奏議卷三十九

興修豫省水利疏 乾隆八年

碩色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督理營田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碩色謹 奏為分別興修水利仰祈
睿鑒事竊惟耕鑿為衣食之源水利為農田之本河道
疏通則民生攸賴漫溢無虞豫省歸德府屬之永城鹿邑
及陳州府屬之淮寧西華四縣或界聯江南居其下游或
地勢低窪素稱澤國以致頻年被水上厯 宸衷今夏
特遣大臣來豫賑恤各邑災黎方登衽席隨經
欽差侍郎臣紀山左都御史臣劉統勳查明各縣溝渠淤
塞並江省橫過水道不容下注情由 奏請查勘疏濬經
部議令會同江南督撫遴委幹員查勘開通奉 旨依
議速行移咨欽遵在案臣抵豫之後仰體我 皇上軫

念民瘼已饑已溺之至意即檢查案卷遍訪輿情推求永
城等處受水之由稽考從前未能疏洩之故總因事關江
豫兩省格礙難行今臣再四思維酌為分別疏通之法其
錯壤江省者移咨會商其水道之在豫省者先為開濬如
此庶可逐漸開通不致因噎廢食臣伏查永城一縣北與
江南之碭山縣毘連東與江南之蕭縣宿州接壤其縣境
北隅有洪溝河一道上接碭邑毛城鋪減下黃河之水下
注宿州之睢河而歸洪澤此吐納減黃之正流也其上游
碭蕭二縣境內又有支河二道一曰蔣溝河一曰巴河緣
黃水盛漲洪溝一河不足以資宣洩故又開此二河以分
水勢亦由蕭邑地界滙歸睢河此分瀉黃水之支派也昔
年各河深通水不為患迨後蔣溝年久沙淤巴河蕭邑堵
塞毛城減下之水盡歸洪溝不能容納以致黃水漫溢永

邑屢被水災又該縣城北另有巴溝一道綿長百里西接
虞城夏邑之水東亦達於睢河因下游江南宿州境內翟
家橋地方中隔沙礮不能下洩水滯沙停溝身淤墊每遇
靈潦即四散旁淹附近民田頻年受害去歲今春節據永
邑詳請前撫臣雅爾圖移咨江省開濬臣抵任後即又查
卷咨催嗣准江省覆稱蔣溝河已經開浚巴河土壩現在
洪溝河尚可容受無庸放開旁分其翟家橋沙礮原屬應
行挑浚之工但下游五湖尚有勘議之處應俟下游工竣
再行一體疏通等因臣查今歲夏秋之間仰賴 皇上
洪福水不盛漲故黃河減下之水洪溝尚可容納倘將來
雨水稍多汎水長發巴河土壩若不開通則黃水不能分
趨洪溝勢難容受至翟家橋之沙礮相距五湖甚遠其下
游數里即屬睢河現在深通今若先為挑通沙礮則水歸

睢河不惟無害於宿州且沙礮之上二十餘里皆係宿境所轄田土亦免水阻之患似可不必待五湖工竣而後施工且續查蔣溝一河又於開通之後淤墊數里亦應再加挑浚除現在移商江省速為委員會勘逐一疏濬開放外但事隔鄰省勢多格碍其會勘開濬尚無定期所有豫省本境內應濬之河渠甚多內惟永邑巴溝河身淤墊之處應俟下游翟家橋沙礮開通再行挑挖其餘查與江省並無關涉者均應來歲春融先為乘時疏濬隨飭委管河道金山查勘估報前來臣逐加確核查永城縣有王家古溝一道在洪溝河之西其水向以洪溝為歸宿嗣因黃水漫溢將洪溝迤西舊道淤為平陸以致水無所歸節年民田被淹今應仍循舊跡開通以資疏洩又陳州府屬淮寧縣境內有灌河一道起自該縣之洪山廟下至范家橋入歸

德府屬之鹿邑縣境內即為黑河直達江南之太和縣河道甚長諸水匯聚兩邑百數村莊之水俱藉此二河宣洩近年灌河淤墊不堪黑河底淺岸低每遇大雨時行即致泛漲為害又鹿邑縣之清水亦起自淮寧下達江南亳州之肥河現在兩邑河身均多低淺逼窄今應將灌河挑濬寬深俾上流通暢其下游鹿邑縣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勢低窪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滋窪下應將最低之處各於兩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則各水俱可暢行不致阻滯漫溢其餘淮寧縣尚有沙河清流河柳沙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單薄水易出漕或間淤墊未能暢洩均須幫培修濬一律堅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患稍甦似於民生有益以上土方工料約計需銀八九千兩除飭令藩司

確估造冊咨部興修外緣水利關係民田時屢
合將臣分別辦理緣由恭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
鑒

請復河工舊制疏乾隆八年

尹繼善

太子少保署理總督兩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辦河務臣尹繼善謹
奏
為河務商酌已定舊制亟應請復仰祈
睿鑒事竊查
江南河務攸關重大時屢
聖懷臣等欽承
恩命
同任河防每恨識陋才庸常恐措施未當夙夜靡寧寢食
幾廢前會同大學士臣等遵
旨細加講論業將毛城
鋪壩天然二壩及高郵三滾壩應行酌商緣由恭摺奏明
在案但臣久離江南恐河道情形今昔不同隨會同臣白
鍾山前往洪澤湖之高堰山盱等處並高郵寶應一帶地

方上下細加查勘通盤籌畫考古證今彼此反覆詳議者
數日然猶不敢自信沿途復博採輿論體察民情並詢之
通工文武大小屬員及地方等官咸以舊制宜循為目前
急務衆論僉同如出一口所有臣等前奏三條實有不得
不因時制宜酌量變通者敬為我
皇上備悉陳之

一毛城鋪之應請仍復舊制也查黃河自河南滎澤縣以
下河道俱寬至數百丈迨至徐州北係山嘴南係郡城中
央河道僅寬六十餘丈以千支萬派數百丈之水納之數
十丈之中緊緊束住不能暢流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是
以前河臣靳輔相度機宜於徐郡上游酌量分洩南岸則
於毛鋪設立減水壩下疏引河以洩盛漲北岸則自李道
華家樓以至蘇家山止九十里地勢原高之處不設堤工
聽其漫灘過水歸入微山湖由荆山口入運南北兩岸分

洩俾浩浩無涯之水得以少殺其洶湧之勢數十年來未嘗為患近年以來恐毛城鋪進水過多圈堤築壩層層堵閉因此南岸日漸淤高北岸逐漸刷低黃河大溜全行側注北岸以致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前經 欽差大臣等議奏毛城鋪壩減洩之水下達五湖至洪澤湖幾四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暫停清水至湖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自應遵守舊制又恐進水漸多復令將壩門水底用亂石填高是蓄洩機宜未嘗不為籌及但查該處洩水之路現今只有倒勾河三道其餘進水支河俱各淤平則所洩之水較前尚不及十分之一而况河唇淤高進水無幾若再將壩口水底用石填高則雖有遵守舊制之名仍與舊制不同雖有隨時啟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今石林雖築而南岸之毛城鋪並不能洩水則北岸九十里無堤

之處受全黃之水勢在在堪虞且石林旁潰之後河底未免淤墊若再無分洩之所則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慮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 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 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

之水歸入洪湖濁沙停淤黃澄為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
為利是一舉而裨益無窮所有議填亂石之處可以無庸
施工以免阻塞此實治黃之一大端也

一天然壩之應請仍復舊制也查淮水自河南固始縣入
江南霍邱縣境挾七十二山河之水滙歸洪澤一湖勢甚
浩瀚所恃高堰一線孤堤為淮揚保障關係匪細一至夏
秋黃淮並漲洪湖之水往往長至數尺以至丈餘不等拍
岸盈堤勢難容受是以前河臣靳輔建三滾水壩為之分
洩又擇土性堅硬如石之處設天然南北二壩酌量開閉
以洩洪湖異漲之水以保淮揚一帶地方思深慮遠區畫
實為萬全前經 欽差大臣等議奏以洪湖之水宜蓄
而不宜洩恐天然壩徹底開放必致清水受虧若永行堅
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壩改建滾水石壩

復照山盱三滾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
之中仍寓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之河南
省將賈魯河大施疏浚倍加寬深悉歸淮河水勢較前更
大當伏秋二汛淮黃並漲之時若不將天然壩開放則尾
閘不暢肚腹必致中滿是未受蓄水之利而先受蓄水之
害矣雖改建石壩亦屬洩水之一法但查舊有之天然二
壩本係土壩相度水勢之大小酌量蓄洩不致過多過少
其操縱全在乎人今改為石壩則一定不移無可增減如
遇水勢雖長而尚應蓄水敵黃之時石壩業已過水不能
阻遏如遇水勢盛漲必須多為分洩之時又限於石壩攔
截不能多過是當蓄而不能蓄當洩而不能洩也若夫天
然壩雖係土壩其堅如石平常之時自當加意收蓄不使
涓滴外洩而異漲之時又當視水勢之大小酌量尺寸相

機開放何至任意挖掘以致徹底傾洩况數十年屢經開放不知凡幾壩底並未冲深臣等親往查勘舊制依然此其明驗也臣等再四籌酌應將天然壩仍照舊制不必更改所有估建滾壩及滾壩南北之石工亦無庸建築不但節省帑金二十餘萬兩從此洪湖異漲之水有所宣洩高堰全堤可以永固淮揚一帶可以保全其有益於數百萬民生誠非淺鮮此又治淮之一大端也

一高郵三壩之應請仍復舊制也查高寶諸湖周圍數百里上受天長七十餘河並洪湖減下之水匯入運河其勢甚盛淮揚一帶州縣城池倉庫攸關是以於高郵迤下設立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各壩以分注下河歸海實為湖河洩水之關鍵最為緊要舊例遇水勢異漲之時相機次第開放以洩異漲俾水勢陸續宣洩循序漸下制度甚為

精詳前經 欽差大臣等議奏以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下河必致難受請將高郵三壩仍行永閉另於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復於昭關壩之上添建石閘三座抽板開放節制由人所以為下河計者似屬周至但查從前高郵三壩並昭關壩共寬一百九十餘丈今建石閘七座各閘金門止寬一丈二尺共計止有八丈四尺較之舊制寬狹已屬懸殊且高郵等壩原與高堰山盱之天然滾壩上下相應今天然滾水等壩共有三百餘丈而添建之石閘僅止八丈四尺上游之來水甚多下游之去水過少勢必仍然壅積雖於邵伯迤南疏浚入江之路亦係減水之意但該處距江甚近江潮朝夕往來與水相抵洩水無多而邵伯迤上高寶一帶為諸湖頂衝之區首當其險設遇水勢驟漲自必直趨赴近就下之捷徑而豈能紆迴

流遠全洩異漲之水以入江倘宣洩不及運道民田城池
倉庫均為可慮况高寶不能容納勢必仍掘壩以注下河
洶湧驟至較之循序漸至者更猛則下河之受惠愈深此
必然之勢也在永閉三壩之意原為下河與鹽地方形如
釜底一經開放未免被淹不知下河等處各有湖蕩為潑
水之區又有大海為出水之路從前遇大水開放之時下
河最窪之處雖間被水淹究屬有限今永閉以來而被災
轉重得失利害已屬顯然臣等再四籌酌請將高郵三壩
仍循舊例以時啟閉則湖河之水不致泛溢不獨淮揚一
帶永慶奠安而億萬民田歲獲有收利賴甚溥三壩既不
永閉所有原議之石閘七座可以無庸添建以省糜費惟
念下河地方本屬低窪臣查 欽差大臣等議奏之內
入江之路雖已籌畫而入海之路緣議三壩永閉是以下

河宣洩疏通之處尚未詳議大學士臣陳世倌親勘之後
亦曾論及容臣等再遴委妥員詳加查勘其中如有河形
曲折河身淤淺處所酌量疏浚深通近水民田應為修築
堤堰以禦水勢雖釜底之水不能全消而有餘之水可以
導之入海則下河一帶庶可免瀰漫之患所需土方夫工
銀兩即在於停修閘壩大工節省銀內酌量動用毋庸另
請錢糧合併陳明

以上三條均關河防切要臣等悉心商酌至再至三毫無
疑義固不敢少存成見而好為更張亦不敢因前議已定
而潦草從事總期合舊制而順水性孚公論以洽輿情以
仰副我 聖主宵旰憂勞念切民生之至意於萬一耳

請酌賑民之法疏乾隆八年

孫 灝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灝謹 奏為採買

積弊已深暫停期收實效請酌銀穀兼賑之法以資補救
事竊邇年以來米價無處不昂我 皇上洞悉民間穀
貴之故由設額太多爭糴太衆 特諭鄰省採買及捐
監收米之例一概暫停 詔下兩月萬口歡呼頌
聖鑒之至明感 宸衷之獨斷天下督撫惟有併力一
心仰承 德音 臣總總之慮特恐奉行失術而速效之
心勝之拘牽之論搖之也如 諭旨 諭旨 諭旨 諭旨 諭旨
則必有益銳於常平者以為捐監既停增額既減常平奈
何弗急不知捐穀幾等空名固未嘗為穀病也穀病獨在
常平且常平但求足額亦豈即為穀病惟其非一足而即
止一買而即止日積月累是以官民交困也此監例罷而
常平卒不可急者也又如 諭旨 諭旨 諭旨 諭旨 諭旨
甚者而言則必有以本省為無傷者不知本省穀多惟江

西湖廣四川為然江南浙江穀雖多猶藉鄰省如福建廣
東山西等省則甚不足者也今以鄰省停買之故盡返而
趨於本省而州縣採之多穀之家也弊至無窮若零收市
販則不敷封截商船則愈擾也爭買鄰省足以貴穀爭買
本省亦足以貴穀矣此鄰省停而本省尤不可爭者也然
臣竊觀今之建議者有二議救弊者曰必停採買議積貯
者曰必實倉儲夫米之自賤而貴也以漸而長則其自貴
而賤也亦必以漸而平斷未有乍而停之不移時而又買之
竟減為一兩者則亦斷未有乍而停之不移時而又買之
而米價即平於旦夕間者此停採買之說也然而常平之
法有糴有賑然後有買賑即非常有之事糴則每歲必有
之事假若一萬石之米歲糴其什之三今年停買明年復
然是兩歲而已缺其十之六也又明年復然是三歲而倉

幾空矣如是而復買之而盡買之害豈有極哉此實倉儲之說也為今之計欲使暫停之速效勢既有所不能欲令採買之久停事又有所不可是非有術以通其變而議採買則慮其多議倉儲復恐其少議採買則惟恐其行之太驟議倉儲又惟恐其補之太遲是兩困之道也臣昨見少詹臣李清植條議請酌以銀代賑之法臣初疑其難行既而思之是亦救弊之一策惟將倉儲合算而無偏於用銀即調劑採買之法也夫常平之設賑糶兼需糶必資乎穀者也賑不必定資乎穀者也查銀穀兼賑之例上年江南被災最重現在遵行其他宜無不可行者請嗣後地方遇有偏災其倉儲足供賑恤者仍照舊辦理其本地不足而他處可協濟者亦仍通融撥運外倘至倉儲不敷散賑酌量各該地情形或先儘穀再用銀或將銀穀分配湊給至

甚不得已全以銀代亦非權宜之必不可通者也然則銀穀兼賑其絕無不便乎不便則亦有之惟折銀或殊時價耳李清植現請一勅部酌議矣外此無不便也且有數便銀質輕微官易散給人易取携一便也穀貯於倉多虞霉爛銀則由是也設有侵扣立可查驗二便也貧戶得米而食亦必折薪而炊資其他費人尤德之三便也細民覓利術至纖微貸銀少許亦能謀負販逐錙銖穀之滯不若銀之通四便也雖有荒歲必無竭糧有穀而患無銀者矣苟有銀何患無穀五便也具此五便則有穀以資糶之用有銀以備賑之窮買可暫停非不買也而買之有漸矣額可徐足非終不足也而足亦有期矣再李清植奏稱康熙年間州縣倉穀雖不及額倘穀價現存既不以虧空論今惟歲歉價貴例得展至次年而連荒則匱於本地遠購則

困於鄰封聚穀適以貴穀耳且如一州縣之中穀存至什之六七則穀不為少銀存但什之三四則銀不為多倉儲誠不容缺額而當此積困之際參酌舊例暫寬處分仍督令陸續購足縱非蓄積之萬全亦或補救之一術况充類而言銀可代賑原非無用即糶不滿數猶無大妨何者持錢而糶究非無錢而升斗之為利尚小藏穀於民終非無穀而困廩之在官則偏也臣聞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博施濟衆堯舜猶難或者以為積貯大政毋議權宜盍亦思體

聖主之憂勤訪民生之疾苦為天下全局計耶抑但為一方水旱計耶為年年歲歲之穀計耶抑但為一時倉儲計耶一方之憂一時之急亦斷斷不可無備而今直省所存三千一百餘萬石之穀固未至於無備也即備之偶缺猶有法以相濟也則今日至切至要之務惟力守一概

暫停之 聖諭為米穀流通計為委穀予民計為使民自養計而天下已受其福矣若舍此別求他法斷無奇策可言而紛紛之論愈講求而為術愈左者也或又以為常平斂散得人穀必不貴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亦徒托空言耳天下州縣千百安得良有司如許矧拘文法不自為政也考取壽昌常平起於漢宣帝之世其時穀賤農傷又築倉止於邊郡而增糶減糶其便民復如是然至元帝時郡國歲饑諸儒或議其可罷惜遂不行當壽昌之時尚爾况閱世久遠其能無弊乎臣愚以為常平法之良也採買之弊其人失也暫停則救弊者也法不可以不存而無惑乎因噎廢食之見弊不可以不救而弗疑於膠柱鼓瑟之談是則暫停採買必責之奉行之人寬以歲月畧與變通而後積弊可轉實效可收也

敬籌災邑積貯事宜疏乾隆八年

安 寧

江蘇等處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安寧謹奏為敬籌災邑積貯事宜以期有備無患事竊照江省淮揚徐海四府州屬上年災傷甚重荷蒙 皇恩逾格賑恤除動用銀兩外所有撥動存倉採買留漕並本省鄰省協濟之米穀粟麥雜糧等項連未到之川米而計之共至二百餘萬石其中已有為賑撫之用者有現為借籽之需者有留為本年平糶之項者現今賑濟一事雖有成局然閏四月後尚須察看情形再為酌辦而平糶一事當此災歉之餘米糧時價昂貴正須多設廠所廣為減糶以濟民食前此撥動之米穀等項將來賑糶之餘堪以留存備貯者甚屬有限伏思此等災餘地方小民元氣未復即使歲獲豐收糶借尚不能免况天時難必誠不可不設法儲備以為善後之圖

查淮揚徐海四屬均貯額穀共該五十四萬六千石今約畧除去賑糶餘存之數而計之尚須購補十分之八計核穀四十四萬石以一米二穀計算需米二十二萬石方為有備無患此項米石購補固在於秋收而動項必須預為部署在各屬將來雖有糶價可動然恐輾轉後時未能尅期購足至於司庫雖亦有續收銀兩可以支應但上年賑濟採買各項先後撥發過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其中有暫動銀六七十萬兩各有代支之本款須俟續收銀兩劃還再此後之兵餉驛站工程戰船等項經費皆須續收接濟若於秋後之前即欲動項採買未免左支右絀 臣再四思維上年豫省曾經先動該省庫項購買麥石接運回江隨後解銀還項甚為妥便且上年淮徐等處災傷各省督撫諸臣仰見我 皇上痾瘝在抱宵旰憂勤無不代為籌

畫協濟視同一體今此購補倉儲實為災地要務諒不致於歧視况江省委員前往採買僅在產地一方不能四散分購且張揚其事每至牙儉居奇價值頓長若令產地成熟州縣俟新穀一登即分別購買可免爭買長價之虞今似應照上年河南之例將淮徐等處需購米石請在山東河南二省各購粟米六萬石江西湖廣二省各購大米五萬石先動各該省庫項於成熟附近地方照數採買知會江省委員賫帶水脚前往接運領回其動墊銀兩於今冬明春提齊該屬糶價並將司庫續收銀兩湊足解還歸款查徐海二屬民食宜於粟米應令就近接運豫東二省之米淮揚二屬就近接運江西湖廣之米酌量分派於該州縣貯倉備用在豫東江廣等省每處分購不過五六萬石不致昂價病民而江省庫項既免於掣肘倉貯又免於匱

之不過通融緩急之間災地即可有備無患矣至江蘇等屬州縣倉儲以上年留漕抵補撥協缺穀再俟秋收後嚴催各屬將糶價買補齊全尚屬充裕合併聲明伏祈皇上睿鑒

永定河北岸工程疏 乾隆八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永定河北岸添設滾壩以資宣洩事竊臣於本月十一日自蘇州回率同按察使方觀承永定道六格取道寶坻赴永定河籌勘下口並北岸添建滾水草壩等事宜查本年永定伏秋二汛連次發水甚大直浸南北堤根幾平堤面所賴下口通順無阻兩岸石草壩共十二處俱過水自六七寸至二三尺不等分洩既多下流復暢是以堤壩各工俱獲平穩減下之水復

有重堤攔束故民情亦無驚擾現在北岸三工六工七工
共有新舊草壩五座但查三工之胡林壩至六工半截河
壩相距七十四里之遠應於五工大盧家莊重堤之內添
建三合土滾水草壩一座以資宣洩金門寬十六丈其出
水護堤壩外添築灰土簸箕等項共約估需工料銀六千
八百八十餘兩應請先行動支天津道庫要工銀兩今永
定河道六格即飭該廳速行採辦料物該道督率上緊堅
固修築其工料確估細數另行造冊送部查核至下口范
壅口以下統以沙淀為歸宿本年汎水歸葉淀者約七八
分歸沙淀者不過二三分而沙淀較葉淀為更寬廣應將
歸沙淀之路再行疏浚通順俾易容納所需工費即於歲
設疏浚下口項內支用無庸另議動撥再查兩岸各草壩
皆係葦土所築迥非金門閘石工可比或歲月稍久或汎

漲屢經外雖完好而其中已有陳朽不相附着之處倘過
水之時稍涉疎虞殊有關係因向未入於歲修河員不免
觀望今設壩既多減水有效自應立定章程以資鞏固查
永定河原設有歲修銀一萬五千兩應請將新舊各滾水
草壩俱令永定河道於每年春融之後汎漲之前詳加查
勘有應修理粘補之處即入於歲修項內通融辦理一例
報銷庶各壩要工均可收分減之益而無意外之虞矣

請開山林之利疏乾隆九年

陳宏謀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陳宏謀謹 奏為請開山林之利以養民生事竊
惟 盛世滋生戶口日繁小民衣食之源所宜急講我
皇上宵旰勤求孜孜固懈 特頒諭旨廣山澤之
利飭令因地制宜及時經理無非為民籌日用飲食之事

臣仰體 德音凡有地利可以養民者悉心體訪設法興舉不敢畏難苟安坐失地利江西一省惟廣信一府間曠之山地最多而窮民無業者亦多所有地利可開二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廣信府有銅塘山坐落上饒廣豐二縣週遭數百里自明正統間有奸匪盤踞賊平之後遂將此山盡行封閉因名曰封禁山自此耕鑿芻牧之地盡為絕饑糜鹿之場矣臣到江西採訪輿論咸以此山允宜開禁以惠窮民上年三月臣檄行廣南饒九道李根雲帶同廣信府知府陳世璠並上饒令汪文麟廣豐令詹廣譽守備劉福等入山細加親勘知封禁山之內草木蒙密路徑崎嶇山深廣濶澗水縈紆內中有田地邱段尚存者儘可為田其餘亦可種靛栽麻並植蔬果雖無杉楠佳木而雜樹竹木極其繁茂

山澗水溝順流而出皆可運至大河今久經封閉民生有用之物置之無用已覺可惜且查從前封禁之地原屬廣濶我 朝承平日久附近居民漸於四圍墾植以資生計今樹藝已蕃漸成村落現在所立界牌封禁者較諸從前已窄非復舊時廣濶夫四圍既可開闢中間亦可墾治若得弛其封禁聽民認界開採始則採伐竹木竹木既盡其地即可種植有水可以成田無水可以成地十年之後漸成沃壤然後陞科此外藝麻種靛栽植蔬果之類均可獲利資生目下招墾須擇本地良民取具甘結其外來奸匪不許混入且江西民風勤儉人多地窄得業最難山谿崩側尺寸必爭今將數百里之地聽民為業人孰不踴躍爭奮養活窮民不知凡幾至其如何約束使人不敢爭佔如何稽查使奸匪無由託足皆可熟籌經理現在各隘口

原有官兵汛防將來事有成效人煙漸廣然後相其形勢
移官添汛以資彈壓庶幾事不繁而民不擾亦無藏奸匿
匪之患且蒙茸盤結之氣俾之開通得耀於光明亦昇平
之盛事也臣查從前奏請開禁者率以開墾挖銅採木充
公為言及查無銅礦可開無杉楠大木可取又以此山界
在浙閩二省可藏奸匪故其議皆格而不行耳臣愚以為
此山若為開礦取木充公則滋擾無益可以不開若聽民
為業資生則開之實為有益也至於此山離浙尚遠只有
南界連接閩省均係懸崖壁立攀藤附葛亦不能入必取
道江西並無浙閩通路之處如謂本省藏匿奸匪此等深
山大壑各省皆有際此昌期邊遠苗疆在在開闢此一隅
腹內之地永遠封禁棄為廢壤未免因噎而廢食矣凡此
皆從前封禁之由臣已一一籌及者也合併附陳伏候

聖鑒

一廣信府之玉山縣廣平山地方產有鉛礦居民屢請開
採臣行布政司飭勘嗣經廣信知府陳世增帶同玉山令
李鴻翔前往查勘廣平山離城一百四十里並與上饒德
興二縣交界相離二縣均在一百數十里之外山之前後
左右凡二三十里並無村莊墳墓亦無妨礙之處督令工
匠先後開挖五硎俱有礦砂面加煎試銀鉛夾雜實有成
效若准其開採所得礦砂無論銀鉛照二八抽課餘者聽
民自相運售慎選本地殷實良民為硎頭招募本地民夫
開採以本地之民開本地之廠不慮其來歷不明江西本
產米之鄉今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米可無米貴之患又
不動支工本聽民出資開採有利而來無利而去亦無易
聚難散之患雲貴各省礦廠甚多歷無廠徒生事之處近

者廣東亦復開厥而各省礦廠大半皆江西之人今本省開厥更無滋事之慮也以天地自然之利為民生衣食之資所養窮民不少矣

請興直隸水利疏乾隆九年

柴潮生

協理山西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奏為請轉救荒之常策為經國之遠圖措不涸之財源溥無疆之美利懇祈 宸斷立賜舉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如天之仁截漕發帑多方賑恤地方大吏亦能仰體 聖意悉心籌畫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臣愚以為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為本務也夫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遠慮於不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不問也古者

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處減至五六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僅當今三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簿收一有急則待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讀本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為資生之策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宜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

不敢泛引請即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潞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潞水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為瀛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漚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即逢此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救得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携妻而流離道路者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然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方若饑而與之談水利是可謂迂圖然下上方賑饑而即藉以興水利焉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

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又可以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兩得因敗以為功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俱莫以易於此也臣請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為一皇上一一陳之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為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一帶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民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諉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為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

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收四五石惟早稻以醵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塘灤天津十字圍即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沽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尚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溉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鑿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

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古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遮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開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項掘井一口十項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地及民地並古陂廢堰為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此辦理民情自然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與外來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人口糧寧厚毋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浚之處有可辨種者即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簡大臣一員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辦理雖所費繁多而

實為畿輔無窮之利與議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沙鹼水入即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真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為明鑒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為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為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鹼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鹼乎即使沙鹼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不猶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不必言畎溝洫澮之詳一易再易之制區田代田之法也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

皆薄入孰利也必有能辨之者况損地又予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屢行屢罷者蓋亦有由徐真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勲戚之意載在明史其疏亦載在省志不過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利不可行也但募南人開墾即以其地予人又許佔籍左光斗之屯學亦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誣但當日効力差員亦不無奉行不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况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前漢書記其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數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

棄之則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興之後或招募農師
造作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湮塞之處應聽董
事之大臣詳加籌畫雖國家經費須存節省然皇
上視小民如赤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惜即如
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
利輕重較然况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請又為
皇上一一數之天災國家代有而荒政之設未有百全計
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漏卮百
出補苴無幾不知擲金錢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
之效雖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
年米價屢墮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
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鬴有資臣訪聞直隸士
民有云有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

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置之富饒始可居
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
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
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
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
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自
近年以來閔雨者多矣謂政事之缺失乃聖人罪己
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
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變
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
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
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為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
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

壽有所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早則資舟為國者備斯無
患是謂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
食漸絀苟舍此不為經理其餘皆為末節愚臣區區以為
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關
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為端俟行之有
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伏乞
皇上與至忠憂國之大臣詳議舉行 畿內幸甚蒼生
幸甚

酌定安西營制疏乾隆九年

慶復

總督川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
院右都御史承恩公臣慶復謹 奏為安西各營應請酌
量分轄以重體制事竊照各省提鎮除本城親操及城守
外所屬遊都等營多分隸於副叅兼轄提鎮惟為統制以

專事權如無可分隸者始隸徑轄緣安西設鎮之初惟沙
州一協兼轄黃墩踏實二營都司其餘各營無可分管俱
徑隸鎮轄至乾隆三年總兵豆斌因踏實營去沙州三百
餘里去安西僅一百餘里奏請改歸鎮轄在案今善後事
宜業內將安西改鎮為提並所屬之靖逆營亦改為協是
安西提督所屬已有沙州靖逆兩協副將營制既多增添
規模自非昔比而所屬零星各營自應因時制宜量為分
隸查沙州一協在安西之極西各營相隔遙遠惟黃墩營
相近應仍兼轄黃墩一營並本標左右兩營都司至靖逆
一協在安西之東道路尚近乃亦止將赤金一營並新設
之塔爾灣一營分隸餘仍歸於提督徑轄不特事務紛繁
且與體制未協茲准安西提臣永常咨稱卜隆吉一營並
所屬之橋灣營西至安西一百七十八里東至靖逆僅一

奏
百三四十里應統歸靖逆協副將兼管再踏實一營雖距沙州寫達而離瓜州營亦僅百里凡文書往來直達瓜州並無迂繞較之安西更為捷便且查各省叅遊兼管都司者甚多現今橋灣營都司善後事宜業內議令卜隆吉遊擊兼轄遊擊尚可兼轄都司何況叅將於營制尤屬無碍應將踏實營改歸瓜州營兼管庶諸事得以責成兩協並瓜州一營便於稽查料理等因前來臣詳核道途揆之形勢提臣永常所議似為允協請將卜隆吉營並所屬之橋灣營就近統歸靖逆協副將兼管而踏實一營亦就便改歸瓜州營叅將兼管一切事件俱由該副查察核轉提臣仍統為節制則層層稽察營務益加嚴密無事之於操防有事之於援勦均有裨益而於現在不過一為改隸章程即可永定並非有所紛擾實為妥便者也

請嚴禁派累營兵疏乾隆九年

胡寶瑛

協理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辦理軍機處行走紀錄一次臣胡寶瑛謹奏為請預嚴派累之禁以恤營兵事近蒙 皇上特遣大臣前往河南等省查看營伍所以核訓練之方杜廢弛之漸使戎行皆成勁旅而積習從此永除實於營制大有裨益臣竊以各處營兵雖不時差操究不免因循懈怠封疆大吏有控制之責而耳目難周即乘便巡查該將弁一聞此信惟圖掩飾一時不過使旗仗鮮整行隊分明演陣一次便可了事而其修理戎器刻期墊補不無借派扣抵之累皆向來之積弊此次 欽差大臣查閱其器械之堅脆技勇之生熟人數之虛實糧馬之虧盈自難掩蓋惟是積玩之處旗帳甲冑弓刀馬匹之數此時間風修整買補以蔽前愆勢所不免不肖營員或

乘此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俱未可定伏念我國家養兵恤士愷澤覃敷既裕之以名糧又加以生息各處士飽馬騰咸仰藉皇仁永資惠養若不預禁其派累或致兵丁坐虛數月之糧即有妨於生計臣請勅下該部即速行文各督撫提鎮等嚴飭營弁通行曉諭毋得臨時派擾事後坐扣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查叅倘容隱徇庇或經欽差大臣糾劾或被確訪奏聞將該管上司一併嚴加議處如此則戎政肅清毫無滋累各營士卒自必益加鼓勵矣

請修楚北堤工疏乾隆九年

鄂彌達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事務臣鄂彌達謹奏為楚北堤工最要謹陳修築事宜恭請聖訓事臣惟全楚吐納衆流而楚北為尤甚現於議覆臺臣張漢請疏水道摺

內將江漢情形備呈聖鑒竊以為疏洩之法勢固難行而修築之功實不可緩武漢各屬城郭都會逼臨水次環水而居者半以水邊地畝為生涯全賴堤塍以資保護其險要之處有亟宜增築防衛者謹分晰言之武昌郭外江面約寬七八里許受荆江湘江之洪流自洞庭太湖直瀉而下勢如建瓴繞城之西北而東注其城西之望山門至城西北之草埠門業蒙聖恩砌建石堤聯續鞏固惟城西南之保安門外有金沙洲洲中腴壤滿目烟戶約以萬計洲之左偏為蕎麥灣緊臨大江向有老堤一道長二十五里外防江漲內衛民田實金沙之堤防即武昌之保障也祇緣江流衝激日漸崩坍乾隆二三年間卸去堤身六十八丈刷進堤脚二百餘丈嗣復於老堤內築月堤一道然而工程單薄江勢洶湧久經衝決至今尚未修築

奏
昨臣親往蕎麥灣一帶踏勘江岸情形如屏似削堤之不
絕者如綫詢知金沙一洲歷來有街八道今已潰其四道
若不及今堵衛不獨洲內民廬地畝將胥而為水而江水
直灌城根即現在沿江石堤恐亦難免衝刷之患臣相其
地勢須再退入灣裡築大堤一道先於根底密釘排樁填
築以固其址然後於上增高培厚庶永為不拔之基此武
昌堤工之最要者也臣又查漢江險工莫如安陸府屬之
沙洋而沙洋之險又在水府廟鄭家潭等處現今動帑修
築沙洋大堤二十里足資捍護特是漢水日就南滾每遇
伏秋汎發堤脚難支昔人於險處每築一堤必退築月堤
一道或兩道重層障禦所謂一包三險也今涉洋之堤除
舊有月堤者不議外如鄭家潭水府廟諸處並無月堤目
今堤身頗近河干不過數弓設遇暴漲人力難支亟宜添

築月堤此安陸堤之最要者也伏查蕎麥灣之堤估計約
需銀一二萬兩沙洋之月堤計長二千餘丈需費約近三
四萬兩前督臣阿爾塞現經題借帑本一萬兩營運以資
歲修臣請再借帑銀四萬兩合之前次成本共五萬兩分
交武漢行舖按照每月一五生息每年可得息銀九千兩
不過三五年間兩處大工次第克舉陸續歸還成本臨期
酌量留存以為逐年歲修之資其於國帑既無虧損而楚
省人民之仰戴 聖恩實無涯矣又查潛江天門二邑
縣治地勢低窪一遇大漲浸城過半現在檄飭修護城堤
第潛沔諸州縣均係接畝派夫其在豐稔無事之年尚可
奮勉趨事設或堤岸潰決又值年穀不登伊等謀生不暇
碍難計畝科工往往公則官墊私則民貸否則束手無策
臣請於現在捐監穀石撥十萬石分貯沿江各州縣常平

倉內名曰江防倉穀或遇堤決歉收之年按堤計夫酌借無力窮民俾得踴躍赴工俟工畢之後按年徵還於倉貯無虧於民生有益此亦沿江州縣之要務也又襄陽府之老龍石堤計長十里古有子堤重重逼近府城現今子堤已多坍塌每年著落地方官粘補僅歲修銀三百餘兩實不敷用查襄陽府庫內有軍需銀二萬兩積年收貯臣請撥五千兩交襄屬當舖生息每歲可獲息銀九百兩合之歲修銀共可千餘金以為頻年修築之用官不費而民無累亦地方之利賴無窮者也

皇清奏議卷三十九

終

